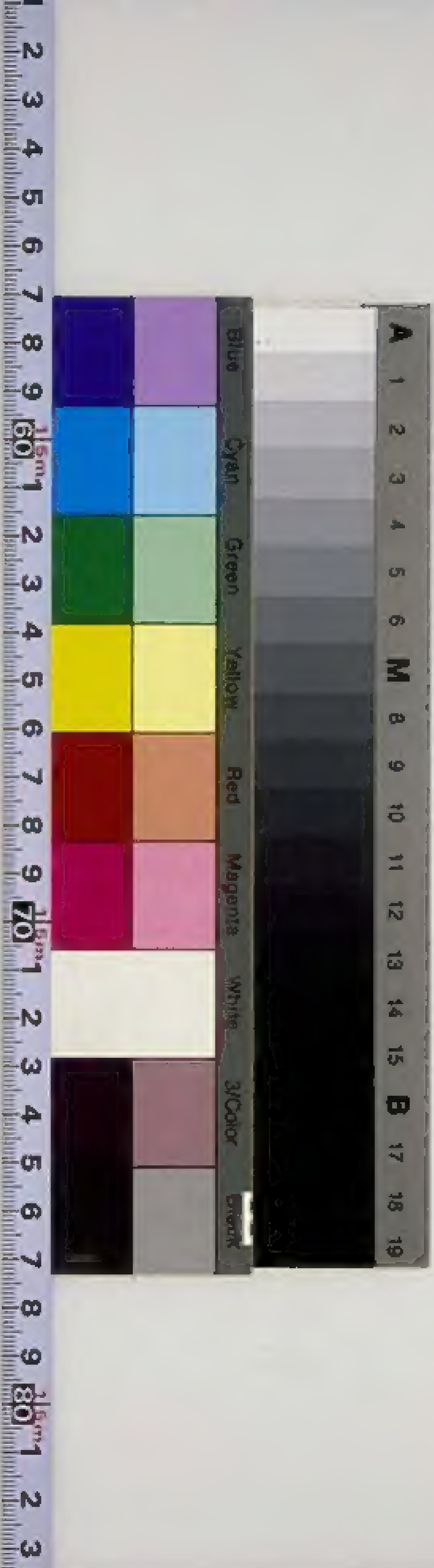
大唐西域記巻第一

持宝院長弘





大唐西域記序

竊以穹儀方載之廣蘊識懷靈之異談天以無究其極括地詎是辨其原是知方志所未傳聲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哉詳夫天竺之為國也其來尚矣聖賢以之疊軫仁義於焉成俗然事絕於曩代壤隔於中土山經莫之紀王會所不書博望鑿空徒寘懷於邛竹昆明道閉謬肆力於神池遂使瑞表恒星鬱玄妙於千載夢章

佩日稱神光於万里暨于蔡愔訪道摩騰入洛經藏石室未盡
龍宮之奧像畫涼臺寧極鷲峯之美自茲厥後時政多
虞閹豎乘權潰東京而鼎峙母后成釁翦中朝而幅
裂憲章泯於函雒烽燧警於關塞四郊因而多壘況茲
邈遠者哉而釗壽之容尚世間至頗存記注寧盡物土之宜
徒採神經未極真如之旨有隋一統寔務恢疆尚且眷西海
而咨嗟望東雒而杼軸揚旌玉門之表信亦多人利涉蔥
嶺之源蓋無足紀曷能指雪山而長騖望龍池而一息
者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遠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闢寰
宇而創帝圖掃欃槍而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臨人荷
再生肉骨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還魂鬼蜮之墟總異類於
藁街掩遐荒於輿地苑十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
法師幼漸法門慨祇園之莫履長懷真迹仰鹿野而翹心
褰裳淨境實惟素蓄會淳風之西偃屬候律之東歸以

貞觀三年杖錫遵路資皇靈而抵殊俗冒重險其若夷
假冥助而踐畏途幾必危而已濟暄寒驟徙展轉方達言
尋真相見不見於空有之間博考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
際廓群疑於性海啓妙覺於迷津於是隱括衆經無片
言而不盡傍稽聖迹無一物而不窺周流多載方旋旋本
九年正月届于長安所獲經論六百五十七部有詔譯焉親
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或事見於前典或名始於
今代莫不餐和飲澤頓顙而知歸請吏革音梯山而奉贐
歡闕庭而相抃襲冠帶而成群爾其物產風土之差習俗
山川之異遠則稽之於國典近則詳之於故老邈矣殊方依
然在目無勞握槧已詳油素名爲大唐西域記一帙十二卷
竊惟書事記言固已緝於微婉瑣詞小道冀有補於遺
闕秘書著作佐郎敬播序之云尓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三十四國

阿耆尼國 屈支國 跋祿迦國 笯赤建國 赭時國
怖捍國 窣堵利瑟那國 颯秣建國 弭秣賀國
劫布呾那國 屈霜你伽國、喝捍國 捕喝國 伐地國
貨利習彌伽國 揄漫國 鞠和衍那國 鑊沙國 珂咄羅國
拘謎陀國 縛伽浪國 紇露悉泯健國 忽懍國 縛喝國
銳秣陀國 胡寔健國 呾剌健國 揭職國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曆選皇猷遐觀帝錄庖犧出震之初軒轅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疆畫分野暨乎唐堯之受天運光格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德流九土自茲已降空傳書事之冊逖聽前脩徒聞記言之史豈若時逢有道運屬無為者歟我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臨玄化滂流祥風遐扇同乾坤之覆載齊風雨之鼓潤與夫東夷入貢西戎即敘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

曩稽先代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記无以贊大猷非昭宣
何以光盛業玄奘輒隨遊至舉其風土雖未考方辨俗信已
越五踰三含生之疇咸被凱澤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自天府
暨諸天竺幽荒異俗絶域殊邦咸承正朔俱霑聲教贊武
功之績諷成口實美文德之盛郁爲稱首詳觀載籍所未
嘗聞緬惟圖牒誠无與二不有所叙何記化洽今據聞見於是載
述焉則索訶世界（舊曰娑婆世界又曰沙訶世界皆訛也）三千大千國土爲一佛之化攝也
今一日月所照臨四天下者據三千世界之中諸佛世尊
皆此垂化現生現滅導聖導凡蘇迷盧山（唐言妙高山 舊曰須彌又曰須彌婁皆訛略也）
四寶合成在大海中據金輪上日月之所照迴諸天之
所遊舍七山七海環峙環列山間海水具八功德七金山外乃
鹹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洲焉東毗提訶洲（舊曰弗婆提又曰弗于逮訛也）
南贍部洲（舊曰閻浮提洲又曰剡浮洲訛也）西瞿陀尼洲（舊曰瞿耶尼又曰劬伽尼訛也）北拘盧洲（舊曰
鬱單越又曰鳩樓訛也）金輪王乃化被四天下銀輪王則政隔北拘盧銅輪

王除北拘盧及西瞿陁尼鐵輪王則唯瞻部洲夫輪王者膺
即大位隨福所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感有金銀銅鐵之
異境乃四三二一之差因其先瑞即以爲號則瞻部洲之中地
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無熱惱舊曰阿耨達池訛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
八百里矣金銀瑠璃頗胝飾其岸焉金沙彌漫清波皎鏡
大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爲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給瞻部洲
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殑伽河（舊曰恒河又曰恒伽訛）繞池一匝入東
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頭河訛）繞池一匝入西南海
池西面瑠璃馬口流出縛芻河（舊曰博叉河訛）繞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
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私陀河訛）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
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時無輪
王應運瞻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則暑濕宜象西寶
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
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術服則橫巾右袒首則中髻

四垂族類也。邑室宇重閣。寶主之鄉无禮義重財賄短
製左衽斷髮長髭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馬主之俗天資
獷暴情忍殺戮毳帳穹廬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慧仁
義照明冠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三主之
俗東方為上其居室則東闢其戸旦日則東向以拜人主
之地南面為尊方俗殊風斯其大略至於君臣上下之禮
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无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教
象主之國其理優矣斯皆著之經誥問諸土俗博關今古詳
考見聞然則佛興西方法流東國通譯音訛方言語謬音
訛則義失語謬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貴无乖謬矣夫
人有剛柔異性言音不同斯則繫風土之氣亦習俗之致也
若其山川物產之異風俗性類之差則人主之地國史詳焉馬
主之俗寶主之鄉史誥備載可略言矣至於象主之國前古
未詳或書地多暑濕或載俗好仁慈頗存方志莫能詳舉

夫道有行藏之致固世有推移之運矣是知候律以歸化飲澤而來賓越重險而款玉門貢方奇而拜絳闕者蓋難得而言焉由是之故訪道遠遊請益之隙存記風土黨已來莫非胡俗雖戎人同貫而族類群分畫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務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位居下死則焚骸喪期無數剺面截耳斷髮裂裳屠殺群畜祀祭幽魂吉乃素服凶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異政殊俗隨地別敘印度風俗語在後記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舊曰焉耆訛略也）

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流交帶引水為田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蒲萄梨柰諸果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服飾氈褐斷髮無巾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稱伐國無綱紀法不整肅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

有部経教律儀既遵印度諸習學者即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
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
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支國舊曰龜茲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
宜穈麥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產黃金銅
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絃伎
樂特善諸國服飾錦褐斷髮巾帽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
王屈支種也智謀寡昧迫於強臣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欲其遍遞
也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経教
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三淨潔
清耽翫人以功競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
交合牝馬遂生龍駒㦖戾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
此國多出善馬聞之先志曰近代有王號曰金花政教明察
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其耳因即潛隱以至于今城

中元井取汲諸水龍變爲人与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乃引構突厥殺此城人少長俱戮略無噍類城今荒蕪人煙斷絕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怙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肅誠爲勤勵東昭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然後宣布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唐言奇特庭宇顯敞佛像工飾僧徒肅穆精勤匪怠並是耆艾宿德碩學高才

遠方僧衆凡厥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養久而彌
敬聞之耆舊曰昔此國先王崇敬三寶將欲遊方觀禮聖
迹乃命母弟攝知留事其弟受命竊自割勢防未萌也封之
金函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謂也對曰迴駕之日乃可開發即付執事
隨軍掌護王之還也果有搆禍者曰王命監國婬亂中宮王
聞震怒欲置嚴刑弟曰敢不逃責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焉
斷勢也曰斯何異物欲何發明對曰王昔遊方命知留事懼有
讒禍割勢自明今果有徵願垂照覽王深敬異情愛彌隆
入後庭無所禁礙王弟於後行遇一夫擁五百牛欲事刑腐見而
惟念引類增懷我今形虧豈非宿業即以財寶贖此群牛以
慈善力男形漸具以具故遂不入宮王怪而問之乃陳其始末
以爲奇特也遂建伽藍式旌美迹傳芳後葉從此西行六百餘
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舊謂姑墨又曰亟墨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
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

則同阿耆尼國語言少異細氈細褐隣國所重伽藍數十餘所、
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
石磧至凌山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合凍
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陵犯行
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喚微有違犯災禍目覩暴風奮
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或名熱海
又謂鹹海）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湊色帶青黑味
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汩淴龍魚雜處靈怪間起所以往來
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
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麥蒲萄林
樹稀疏氣序風寒人衣氈褐素葉已西數十孤城城皆立
長雖不相稟命然皆役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
國地名窣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
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竪讀其文遞相傳授、

師資無替服氈褐衣皮氎裳服褊急齊髮露頂或總剪剃繒
綵絡額形容偉大志性恇怯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
子計利財多為貴良賤無差雖富巨萬服食麁弊力田逐利
者雜半矣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餘
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疏暮春之月雜花
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羣鹿多飾
鈴鐶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命羣屬敢加殺害有
誅無赦故此羣鹿得終其壽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邏私
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南行十餘
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為突厥所掠後遂鳩集
同國共保此城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
存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城周六七里土地所產風
氣所宜逾勝呾邏私西南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
膏腴樹林蓊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笯赤建國笯赤建

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扶疏花菓繁茂多蒲陶亦出
黄金城邑百數各別君長進止往來不相稟命雖則畫野區
分總役屬突厥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
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土宜氣序同笯
赤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既無總主役屬突厥從此東南千
餘里至怖捍國
怖捍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
穡滋盛多花菓宜羊馬氣序風寒人性剛勇語異諸國形
貌醜弊自數十年無大君長酋豪力競不相賓伏依川據險
畫野分都從此西行千餘里至窣堵利瑟那國
窣堵利瑟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葉河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而
流浩汗渾濁汨淴漂急土宜風俗同赭時國自有王附突厥從此
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途路彌漫疆境難測望大山尋遺骨
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唐言康國
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塞險固多居人異方寶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植林樹
蓊鬱花果滋茂多出善馬機巧之技特工諸國氣序和暢風俗猛烈
凡諸胡國此為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隣國承命
兵馬強盛多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從此
東南至弭秣賀國唐言米國弭秣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西陿
南北長其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北至劫布呾那國唐言曹國
劫布呾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
秣建國從此國西行三百餘里至屈霜你迦國唐言何國
屈霜你迦國周千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
從此國西行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唐言東安國喝捍國周千餘里土宜
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行四百餘里至捕喝國唐言中安國捕喝
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
西行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颯
秣建國從此西南行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

貨利習彌伽國順縛芻河南岸東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
風俗同伐地國語言少異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
霜那國（唐言史國）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
此西南山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既絕人里又少水
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
有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
鐵鈴懸諸戶扉因其險固遂以為名出鐵門至覩貨邏國
（舊曰吐火羅國訛也）故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西接波剌斯南大
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力
競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為二十七國雖畫野區分總役屬突
厥氣序既溫疾疫亦眾冬末春初霖雨相繼故此境已南
濫波已北其國風土並多溫疾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
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據其多雨亦是設教隨時也其俗則志性恇
怯容貌鄙陋粗知信義不甚欺詐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

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窣利多衣氎少服褐貨用金銀等錢模樣異諸國順縛芻河北下流至呾蜜國

呾蜜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狹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窣堵波（即舊所謂浮圖也又曰偷婆又曰塔婆又曰私鍮簸又曰藪斗波皆訛也）及佛尊像多神異有靈鑒東至赤鄂衍那國

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五所僧徒尠少東至忽露摩國

忽露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百餘人東至愉漫國

愉漫國東西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寡少西南臨縛芻河至鞠和衍那國

鞠和衍那國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三所僧徒百餘人東至鑊沙國

鑊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東至珂咄羅國

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

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接葱嶺至拘謎陀國
拘謎陀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餘里據大葱嶺中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西南鄰縛芻河南接尸棄尼國南渡縛芻河至達摩
悉鐵帝國鉢鐸創那國淫薄健國屈浪拏國呬摩呾羅國鉢
利曷國訖栗瑟摩國曷邏胡國阿利尼國瞢健國自活國東南
至闊悉多國安呾邏縛國事在迴記活國西南至縛伽浪國
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至
紇露悉泯健國紇露悉泯健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五里
西北至忽懍國　忽懍國周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藍
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西至縛喝國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
北四百餘里北臨縛芻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
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
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
城外西南有納縛僧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

諸師唯此伽藍美譽不替其佛像則瑩以名珍堂宇爲飾
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攻劫此伽藍素有毗沙門天像靈鑒
可恃冥加守衛近突厥葉護可汗子肆葉護可汗傾其部落
其戎旅奄襲伽藍欲圖珍寶去此不遠屯軍野次其夜夢見
毗沙門天曰汝有何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胸背可汗驚悟便苦心
痛遂告群屬所夢咎徵馳請衆僧方申懺謝未及返命已從殞
伽藍内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雜色炫耀金石難名又有
佛牙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光淨又有佛掃箒迦奢草作也
長餘二尺圍可七寸其把以雜寶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齋法俗咸會
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
金剛泥塗衆寶廁飾中有舍利時燭靈光伽藍西南有一精
廬建立已來多歷年所遠方輻湊高才類聚證四果者難以詳
舉故諸羅漢將入涅槃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立諸窣堵波
基趾相隣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神變蓋亦千計不樹封記

今僧徒百餘人夙夜匪懈凡聖難測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謂
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中各有一窣堵波高餘三丈昔者如
來初證佛果起菩提樹方詣鹿園時二長者遇被威光隨其行路
之資遂獻麨蜜世尊為説人天之福最初得聞五戒十善也既
聞法誨請所供養如來遂授其髮爪焉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
儀式如來以僧伽胝（舊曰僧伽梨訛也）方疊布下次欝多羅僧次僧却崎（舊曰僧祇支訛也）
又覆鉢豎錫杖如是次第為窣堵波二人承命各還其城擬儀
聖旨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城西七十餘里有
窣堵波高餘二丈昔者迦葉波佛時之所建也大城西南入雪山阿
至銳秣陀國　銳秣陀國東西五六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
里西南至胡寔健國　胡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西北至呾剌健國　呾剌健國
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剌斯
國東接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　揭職國東西五百餘

里南北三百餘里国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阜連属少
花果多菽麦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
人並学小乘教説一切有部東南入大雪山谷深峯高巖
危険風雪相継盛夏合凍積雪彌谷俓途難渉山神鬼魅暴
縦妖祟群盗横行殺害為務行六百餘里出覩貨邏国境至梵
衍那国梵衍那国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之中也人
依山谷逐勢邑居国大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
宿麦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褐
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覩貨邏国語言少異儀貌
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隣国上自三寳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
敬商估往来者天神現徴祥示祟変求福徳伽藍数十所僧徒
数千人宗学小乘説出世部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仏石像高百五十
尺金色晃曜寳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
鍮石釈迦仏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鋳総合成立城東二三里伽藍

中有佛入涅槃臥像長千餘尺其王每此設無遮大會上自妻子下至
國珍府庫既傾復以身施群官僚佐就僧酬贖若此者以為所務矣
臥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至小川澤泉池澄鏡林
樹青葱有僧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齒長餘五寸廣減
四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娑（舊曰商那和修訛也）大阿羅
漢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凡三賢聖遺物並以黃金緘封又有商
諾迦縛娑九條僧伽胝衣絳赤色設諾迦草皮之所績成也商諾
迦縛娑者阿難弟子也在先身中以設諾迦草衣於解安居日持施
眾僧承茲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以最後身從胎俱
出身既漸長衣亦隨廣及阿難之度出家也其衣變為法服及受
具戒更變為九條僧伽胝將證寂滅入邊際定發智願力留此袈
裟盡釋迦遺法法盡之後方乃變壞今已少損信有徵矣從此東
行入雪山踰越黑嶺至迦畢試國　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
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宜穀麥多果木出善馬鬱金香

異方奇貨多聚此國氣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褻婚姻雜
亂文字大同覩貨邏國習俗語言風敎頗異服用毛氎衣兼皮褐
貨用金錢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諸國王窣利種也有智
略性勇烈威懾隣境統十餘國愛育百姓敬崇三寶歲造丈八尺
銀佛像兼設無遮大會周給貧窶惠施鰥寡伽藍百餘所僧徒
六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敎窣堵波僧伽藍崇高弘敞廣博嚴
淨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人或露形或塗灰連絡髑髏以為冠鬘
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敎聞
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隣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
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特加禮
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
質子三時住所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
質子容貌服飾頗同中夏其後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
養故今僧衆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法會為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

不掘以至于今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坎地藏寶質
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伽藍朽壞取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凶暴聞
此伽藍多藏珍寶驅逐僧徒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鸚鵡鳥像乃奮
羽驚鳴地爲震動王及軍人僻易僵仆久而得起謝咎以歸伽藍北
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習定之處也其中多藏雜寶其側有銘藥
叉守衛有欲開發取中寶者此藥叉神變現異形或作師子或
作蟒蛇猛獸毒蟲殊形震怒以故無人敢得攻發石室西二三里大山
嶺上有觀自在菩薩像有人至誠願見者菩薩從其像中出妙色身安慰
行者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曷邏怙羅僧伽藍傍有窣堵波高百
餘尺或至齋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黑香油靜夜中
時聞音樂之聲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大臣曷邏怙羅之所建也功既成已於
夜夢中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旦有獻上者宜從王請旦
入朝進請曰不量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日有先獻者願
垂恩賜王曰然曷邏怙羅佇立宮門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

大臣問曰欲何献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為尓守宜先白王曷羅怛羅悉
王孫黄舍利追海前悬疾往伽藍登窣堵婆至誠所感其石覆鉢
自開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隙間流
黒香油城南四十餘里至霫蘇多代剌祠城凡地大震山崖崩墜
周此城中无所動揺　霫蘇多代剌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路猱
山崖嶺峭峻巖谷杳冥其峯毎歳増高數百尺与漕矩吒國蒭
那呬羅山髣髴相望便即崩墜聞諸土俗曰初蒭那天神自遠
而至欲止此山山神震恐揺蕩谿谷天神曰不欲相舎故爲動揺少留
賓主當爲盈財寳吾今往漕矩吒國蒭那呬羅山毎歳至我受國王
大臣祀献之時宜相属望故阿路猱山増高既已尋即崩墜王城
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有池請雨祈晴随求果願聞之耆舊
曰昔健駄邏國有阿羅漢常受此池龍王供養毎至中食以神通力
并坐縄床凌虚而往侍者沙弥密於縄床之下攀援潜隠而阿羅漢
時至便往至龍宮乃見沙弥龍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甘露飯阿羅

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彌阿羅漢飯食已訖便為龍王説諸法要沙彌
如常為師滌器器有餘粒駭其香味即起惡願恨師忿龍願諸福
力於今悉現斷此龍命我自為王沙彌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
矣羅漢説法誨喩龍王謝咎責躬沙彌懷忿未從誨謝既還伽藍
至誠發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為大龍王威猛奮發遂來入池
殺龍王居龍宮有其部屬總其統命以宿願故興暴風雨摧拔樹
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迦王怪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ゝ即為
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窣堵波高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
雨王以弘濟為心龍乘瞋毒作暴僧伽藍窣堵波六壞七成迦膩色
迦王恥功不成欲填龍池毀其居室即興兵衆至雪山下時彼龍
王深懷震懼變作老婆羅門叩王象而諫曰大王宿殖善本多
種勝因得為人王无思不服今日何故與龍交爭夫龍者畜也卑
下惡類然有大威不可力競乘雲馭風蹈虛履水非人力所制豈王
心所怒哉王今舉國興兵與一龍鬪勝則王无伏遠之威敗則王有非

歟之恥為王討者宜可歸兵迦膩色迦王未之從也龍所還池聲震
雷動暴風拔木沙石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乃歸命三寶
請求加護曰宿殖多福得為人王威攝強敵統瞻部洲今為龍畜所
屈誠乃我之薄福也願諸福力於今現前即於兩肩起大煙焰龍
退風靜霧卷雲開王令軍眾人擔一石用填龍池龍王還作婆羅
門請王曰我是彼池龍王懼威歸命唯王悲愍赦其前過王以
含育覆燾生靈如何於我獨加惡害王若殺我我之與王俱墮惡
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怨心之業業報皎然善惡明矣王遂與龍
明設要契後更有犯必不相赦龍曰我以惡業受身為龍龍性猛惡不
能自持瞋心或起當忘所制王今更立伽藍不敢摧毀每遣一人候望
山嶺黑雲若起急擊犍稚我聞其聲惡心當息其王於是更修伽
藍建窣堵波候望雲氣於今不絕聞諸先志曰窣堵波中有如來骨
舍利可一升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中窣堵波內有煙起少間
便出猛焰時人謂窣堵波已被火燼瞻仰良久火滅煙消乃見舍利

如白珠諸[illegible]環表柱宛轉而上果高懸縈露盤下王城西北大河
南岸舊王伽藍內有釋迦菩薩弱齡齓齒長餘一寸其伽藍東南有
一伽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面廣寸餘其色黃白髮孔分明
又有如來髮髮色青紺螺旋右縈引長尺餘卷可半寸凡此三事每
至六齋王及大臣散花供養頂骨伽藍西南有舊王妃伽藍中有
金銅窣堵波高百餘尺聞諸先志曰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升餘每
月十五日其夜放圓光燭曜露盤聯暉達曙其光漸斂入窣堵波城
西南有比羅娑洛山（唐言象堅）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
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磐石如來即之受神供養其
後無憂王即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
亦云中有如來舍利可一升餘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
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即種根今為茂林後人於此
建立伽藍名鞞鐸佉（唐言嚼楊枝）自此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峯巖峭
峻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巻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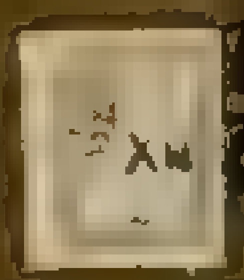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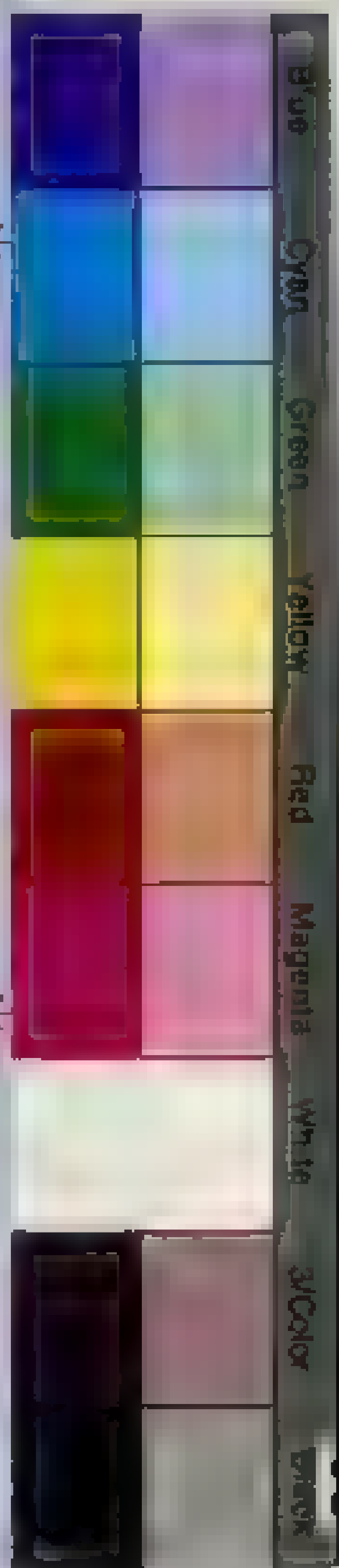
東大寺持宝院経蔵之本也不可他出之



大唐西域記巻第二

持宝院長弘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三國

濫波國　那揭羅曷國　健馱邏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糺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群生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明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

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種姓族類群分而婆羅
門特為清貴從其雅稱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別總謂婆羅
門國焉若其封畺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万餘里三垂
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餘國時特暑
熱地多泉濕北乃山阜隱軫丘陵舄鹵東則川野沃潤疇隴膏腴南
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确斯大概也可略言焉夫數量之稱謂
踰繕那（舊曰由旬又曰踰闍那又曰由延皆訛略也）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也舊傳一踰繕
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惟十六里窮微
之數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稱
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一弓為四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分
一指節為七宿麥乃至虱蟣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次第七
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為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即歸空故曰極微也
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
名時極短者謂剎那也百二十剎那為一呾剎那六十呾剎那為一臘縛

縛三十臘縛爲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爲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晝三夜三居俗日夜分爲八時晝四夜四於一一時各有四分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黒分黒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黒前白後合爲一月六月合爲一行日遊在内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爲一歳又分一歳以爲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歳爲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爲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呾邏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頞沙荼月室羅伐拏月婆羅鉢陀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頞濕縛庾闍月迦剌底迦月末伽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月頗勒窶拏月

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亦處々僧徒依佛聖教坐而安
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
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
云坐臘斯皆邊裔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謬又
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
若夫邑里閭閻方城廣峙街衢巷陌曲徑盤迂闤闠當塗旗亭夾
路屠釣倡優魁膾除糞旌厥宅居斥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
左至於宅居之製垣郭之作地勢卑濕城多壘甎暨諸牆壁或編竹
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泥以石灰覆以甎墼諸異崇構制同
中夏苫茅苫草或甎或板壁以石灰為飾地塗牛糞為淨時花
散布斯其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制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榱
梠棟梁奇形彫鏤戶牖垣牆圖畫眾彩黎庶之居內侈外儉隩
室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制不拘門闢東戶朝座東
面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元一

其王朝座彌復高廣珠璣間錯謂師子牀敷以細氎蹈以寶机
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雕異類瑩飾奇珍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
鮮白輕雜色男則繞腰絡腋横巾右袒女乃襜衣下垂通肩總覆
頂爲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髭別爲詭俗首冠花鬘身佩瓔珞其
所服者謂憍奢耶衣及氎布等憍奢耶者野蠶絲也叢摩衣麻類
也頷鉢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剌縭衣織野獸毛獸毛細耎可得緝績
故以被珍而充服用其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
外道服飾紛雜異制或衣孔雀羽尾或飾髑髏瓔珞或無服露
形或草板掩體或拔髮斷髭或蓬鬢椎髻裳衣無定赤白不恒沙門
之服唯有三衣及僧却崎泥縛些那三衣裁製部執不同或
緣有寬狹或葉有小大僧却崎（唐言掩腋舊曰僧祇支訛也）覆右肩掩兩腋左開
右合長裁過要泥縛些那（唐言裙舊曰涅槃僧訛也）既無帶襻其將服也集衣爲
襵束帶以絛襵則諸部各異色乃黄赤不同刹帝利婆羅門清
素居簡潔白儉約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以爲首飾環

釧瓔珞而嚴身佩其有富商大賈唯釧而已人多徒跣少有所
履染其牙齒或赤或黑齊髮穿耳脩鼻大眼斯其貌也夫其
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饌食必先盥洗殘宿不再食器不傳瓦
木之器經用必棄金銀銅鐵每加摩瑩饌食既訖嚼楊枝而爲
淨澡漱未終無相執觸每有溲溺必事澡濯身塗諸香所謂栴
檀鬱金也君王將浴鼓奏絃歌祭祀拜祠沐浴盥洗　詳其文
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則四十七言也寓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
枝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
印度特爲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爲人軌則鄰境異
國習謬成訓競趨澆俗莫守淳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
誥總稱謂尼羅蔽荼（唐言青藏）善惡具舉災祥備著而開蒙誘進先
導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流
別二工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呪閑邪藥石針
艾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僞五曰因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

且婆羅門學四吠陀論舊曰毗陀訛也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
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醫
方師必博究精微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善誘
朽勵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逋逸則拘縶反關業成後已年方三
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先酬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沈浮
物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問已遠君王雅尚莫能屈迹然而
國重聰叡俗貴高明褒贊既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篤學忘疲
遊藝訪道依仁不遠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羇旅口腹之資巡丐
濟有貴知道無恥匱財娛遊惰業婾食靡衣既無令德又非時習
恥辱俱至醜聲載揚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醇醨
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知之悟部執峯峙諍論波濤異學專門殊途
同致十有八部各擅鋒鋭大小二乘居止區別其有宴默思惟經
行住立定慧悠隔諠靜良殊隨其眾居各制科防無云律論絓是
佛經講宣一部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祇承四

部拾浄人役使五部則行乗馬與六部則導従周衛道徳既高旌
命亦異時集講論考其優劣彰別善悪黜陟幽明其有商搉微
言抑揚妙理雅辭贍美妙辯敏捷於是馭乗寶象導従如林至
乃義門虚闢辭鋒挫鋭理寡而辭繁義乖而言順遂即面塗赭
堊身坌塵土斥於曠野棄之溝壑既旌淑慝亦表賢愚人知楽道
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従其所好罹咎犯律僧中科罰軽則衆命
訶責次又衆不與語重乃衆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擯不歯出一住處
措身無所羈遊艱辛或返初服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
浄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種也舊曰刹利略也奕世君
臨仁恕為志三曰吠奢舊曰毘舍訛也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四曰戍陀羅
舊曰首陀訛也農人也肆力疇隴勤身稼穡凡茲四姓清濁殊流婚娶通親
飛伏異路内外宗枝姻媾不雑婦人一嫁終無再醮自餘雑姓
實繁種族各随類聚難以詳載君王奕世唯刹帝利簒弒時起異姓
稱尊國之戦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遂窮兵術居則宮廬周衛征

則令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距一時安
乘授其節度兩卒左右為之駕馭車乃駕以駟馬兵帥居乘列卒
周衛扶輪挾轂馬軍散御逐北奔命步軍輕捍敢勇充選負大
櫓執長戟或持刀劍前奮行陣凡諸戎器莫不鋒銳所謂矛楯
弓矢刀劍鉞斧戈殳長矟輪索之屬皆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狷
急志甚貞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
之業詭譎不行盟誓為信政教尚質風俗猶和凶悖群小時虧
國憲謀危君上事跡彰明則常幽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
倫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斬手刖足或驅出國或放
荒裔自餘咎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辭不加刑朴隨問款對據事
平科拒違所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
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沉之深流校其真偽人沉石浮則有犯
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案又令舌
舐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

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舉
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羖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
毒藥置右髀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穌舉四條之例防
百非之路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
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
凡斯九等極唯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顙拜手近則舐
足摩踵凡其致辭受命褰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或摩
其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禮唯加善
願不止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唯一周或復三匝宿心別請數
則從欲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餌
藥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有異終沒臨喪哀號相泣
裂裳拔髮拍額椎胸服制無聞喪期無數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
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飼獸國王殂落先立
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號死無議謚喪禍之家人莫就食

殯葬之後復常无諱諸有送死以為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
年耆壽耄死期將至嬰累沉痾生涯恐極厭離塵俗願棄人間輕
鄙希遠世路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殑伽河中流自溺謂
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出家僧衆制无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
恩追遠慎終寔資冥福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无徭
課王田之内大分為四一充國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
聰叡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斂儉薄徭稅儉省各安
世業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利來往貿遷津路關防輕稅
後過國家營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宮廬
宿衛量事招募懸賞待人宰牧輔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
風壤既別地利亦殊花草果木雜種異名所謂菴沒羅果菴弭羅
果末杜迦果跋達羅果劫比他果阿末羅果鎮杜迦果烏曇跋羅果
茂遮果那利薊羅果般橠娑果凡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
言焉至於棗栗椑柿印度无聞梨柰桃杏蒲萄等果迦濕彌羅

國已來往〻間植石榴甘橘諸國皆樹墾田農務稼穡耕耘播植隨
時各從勞逸土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則有薑芥瓜瓠葷陀菜等
葱蒜雖少噉食亦希家有食者驅令出郭至於乳酪膏酥沙糖
石蜜芥子油諸餅麨常所膳也魚羊麞鹿時薦肴胾牛驢象馬
豕犬狐狼師子猴猨凡此毛群例無味噉噉者鄙恥衆所穢惡屏居
郭外希迹人間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別蒲萄甘蔗剎帝利飲也
麴糵醇醪吠奢等飲也沙門婆羅門飲蒲萄甘蔗漿非酒醴之
謂也雜姓卑族無所流別然其資用之器巧質有殊什物之具
隨時無闕雖釜鑊斯用而炊甑莫知多器坏土少用赤銅食以一
器衆味相調手指斯飯略無匕箸至於病患乃用銅匙若其金銀
鍮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彌復盈積奇珍雜寶異類殊名出自海隅易
以求貿然其貨用交遷有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印度之境疆界
具舉風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條共貫粗陳梗概異政殊俗據國而
敘濫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

來王族絶嗣豪傑力競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試國宜粳稻多甘蔗林樹雖多菓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雪國俗豐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更相欺誚未有推先體貌卑小動止輕躁多衣白氎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

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懸隔危險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役屬迦畢試國豐穀稼多花菓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窣堵波荒蕪圮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城東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彫奇製釋迦菩薩値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泥得受記處時經劫壞斯迹無泯或有齋日天雨衆花群黎心競式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窣堵波是昔掩泥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城內有大窣堵波故基聞諸耆曰昔

有佛齒高廣嚴麗今既无齒唯有故基其側有卒都波高三十餘尺彼
俗相傳不知源起云從空下峙基於此既非人工寔多靈瑞城西南十
餘里有卒都波是如來自中印度凌虛遊化降跡於此國人感慕
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卒都波是釋迦菩薩昔值然燈佛於此買
花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重閣積石所成庭
宇寂寥絕无僧侶中有卒都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伽藍
西南深澗陗絕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岸石壁有大洞穴瞿波
羅龍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磎徑餘流昔有佛
影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遍覩縱有所見髣
髴而已至誠祈請有冥感者乃暫明視尚不能久昔如來在世之時
此龍為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奉失宜既獲譴責心懷恚恨即
以金錢買花供養受記卒都波願為惡龍破國害王即趣石壁投身
而死遂居此窟為大龍王便欲出穴成本惡願適起此心如來已鑒
愍此國人為龍所害運神通力自中印度至龍見如來毒心遂止

受不殺戒願護正法因請如来常居此窟諸聖弟子恒受我供
如来告曰吾将寂滅為汝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正法隠没
其事无替汝若毒心奮怒當観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
此賢劫中當来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影窟門外有二方石
其一石上有如来足蹈之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照影窟左右多諸
石室皆是如来諸聖弟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窣堵波是如
来経行之處其側窣堵波有如来髪爪隣此不遠有窣堵波是如
来顕暢真宗説蘊界處之所也影窟西有大盤石如来嘗於其
上濯浣袈裟文影微現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周四五里
竪峻険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
畫棟丹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窣堵波置如来頂骨骨周一尺二寸
髪孔分明其色黄白盛以寶函置窣堵波中欲知善悪相者香末
和泥以印頂骨随其福感其文煥然又有七寶小窣堵波以貯如来
髑髏骨状若荷葉色同頂骨亦以寶函緘絡而置又有七寶小

卒堵波時如来眼精ゝ大如柰光明清徹皦映中外又以寶函緘封而置如来僧伽胝袈裟細㲲所作其色黄赤置寶函中歳月既遠微有損壞如来錫杖白鐵作鐶栴檀為笴寶筒盛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並是如来昔親服用恃其威力迫脅而歸既至本國置所居宮曾未浹辰求之已失爰更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迹多有靈異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之徒相繼不絶諸淨行等欲從虛寂以為財用人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諠雜其大略曰諸欲見如来頂骨者税一金錢若取印者税五金錢自餘節級以次科ゝ條ゝ雖重觀禮彌衆　自闍毗有卒堵波不甚高大而多靈鑒人以指觸便即搖震連基傾動鈴鐸和鳴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馱邏國舊曰乾陀衛訛也北印度境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度河國大都城號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絶嗣役屬迦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宮城一隅有千餘戸穀稼殷盛花果繁茂多甘蔗出石蜜氣序温

暑略无霜雪人性恇怯好習典藝多敬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来印
度之境作論諸師則有那羅延天无著菩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脇
尊者等本生處也僧伽藍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諸窣堵
波頗多頹圮天祠百數異道雜居王城内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
寶臺也如来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式遵供養流轉諸
國在波剌斯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鉢羅樹高百餘尺枝葉扶疏
蔭影蒙密過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之中九
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冥祇警衛靈鑒潛被釋迦如来於此樹下
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百年有王命世号迦膩色迦此南
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舎利多集此中卑鉢羅樹南有窣
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来涅槃之後第四百年
君臨膺運統贍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畋遊草澤遇見白兎
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牧牛小豎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其高
三尺王曰汝何所為牧豎對曰昔釋迦佛聖智懸記當有國王於此

此勝地建窣堵波吾身舍利多集其内大王聖德宿殖名符昔記
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忽然不現王聞
是說喜慶增懷自負其名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窣
堵波更建石窣堵波欲以功力彌覆其上隨其數量恒出三尺若是
增高踰四百尺基趾所峙周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
方乃得覆小窣堵波王因嘉慶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層金銅
相輪即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式修供養營建纔訖見小
窣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即擲棄遂住
窣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出小窣堵波王乃退
而嘆曰嗟夫人事易迷神功難掩靈聖所扶憤怒何及慚懼
既已謝咎而歸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
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差大窣堵波東面石陛南鏤作二窣
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摹形狀如大窣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
四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跏趺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晃曜陰影漸移

移石文青相間諸耆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色蟻大者
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其石壁文若彫鏤廁以金沙作爲此像
今猶現在大率堵波石陛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已上分現
兩身從胸已下合爲一體聞之耆舊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
金錢願造佛像至率堵波所謂畫工曰我欲圖如來妙相有一金
錢酬功尚少宿心憂負迫於貧乏時彼畫工鑒其至誠無云價
直許爲成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錢求畫佛像畫工是時
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倶來禮敬畫工乃同指
一像示彼二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視若有所懷
畫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毫釐不虧
言不謬像必神變言聲未靜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相照著二人
悅服心信歡喜　大率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
北面而立多有靈相數放光明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率堵波近
有群賊欲入行盜像出迎賊賊黨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群盜因此改

過自新遂行也宜其告遂近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魚鱗百數佛
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聞聽靈仙聖賢或見旋繞此
窣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
遭火災當見營構尚未成功大窣堵波西有故伽藍迦膩色迦王之
所建也重閣累榭層臺洞戶旌召高僧式昭景福雖則圮毀尚曰奇工
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
清風尚扇至德無泯第三重閣有波栗濕縛（唐言脇）尊者室久已傾頓尚
立旌表初尊者之為梵志師也年垂八十捨家染衣城中少年更誚之
曰愚夫朽老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二乃誦經而今
衰耄無所進取濫迹清流徒知飽食時脇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
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終不脇
至於席自尓之後唯日不足經行宴坐住立思惟晝則研習理教夜
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藏斷三界欲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
號脇尊者焉脇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阿毗達磨俱舍

論入向敎之封以記焉、世親菩薩弟子録于第二章爲未敢易刹他。

唐言如意 論師於此制毘婆沙論、論師以佛涅槃之後一千年中利見

也、少學有才辯、聲聞遐被、法俗歸心、時室羅伐悉底國毘訖羅摩

阿迭多王 唐言超日 威風遠洽、臣諸不度、日以五億金錢周給貧窶

孤獨、主藏臣懼國用之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俗、澤及

昆蟲、請增五億金錢以振四方貧乏之行、庫既虛更稅有土、重斂

不已、怨聲載揚則、如上有周給之惠、臣下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

餘給不足、非苟為身侈靡國用、遂加五億惠諸貧乏、其後畋遊逐

豕失蹤、有尋知迹者、賞一億金錢、如意論師一使人剃髮輒賜億

金錢、其國史臣依即書記、王恥見高、常快快、欲眾辱如意論師、乃

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下令曰、欲以觀聽遊諸真境、異道

紛雜、歸心靡措、今考優劣、專精遵奉、洎乎集論、重下令曰、外道

論師並英俊也、沙門法眾宜善宗義、勝則崇敬佛法、負則誅戮僧

徒、於是如意詰諸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之蔑如、因而

劇談語及火煙王與外道咸諠言曰如意論師辭義有失夫先煙而後
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釋難無聽覽者恥見衆辱齗其舌乃書誡
門人世親曰黨援之衆無競大義群迷之中無辯正論言畢而死居
未久超日王失國興王膺運表式英賢世親欲雪前恥來白王曰
大王以聖德君臨爲含識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奧前王宿憾衆
挫高名我承導誘欲復先怨其王知如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焉
乃召諸外道與世親論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　迦膩
色迦王伽藍東北五十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周十
四五里居人殷盛閭閻洞連城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異相
繼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即過去四佛說法之處先
聖賢自中印度降神導物斯地寔多即伐蘇蜜呾羅
（唐言世友舊曰和須蜜多訛也）論師於此製衆事分阿毗達磨論　城北四五里有故
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即達磨呾羅
多（唐言法救舊曰達摩多羅訛也）論師於此製雜阿毗達磨論伽藍側有窣堵波高

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脈木文石頗異人工是人非佛皆為國王

脩菩薩行從眾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㸃千生為王即

斯勝地千生捨眼捨眼東不遠有二石窣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

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

為石基雖傾陷尚日崇高梵人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

窣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

求嗣焉[illegible]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商莫迦菩薩 舊曰睒摩

恭行鞠養侍盲父母於此採果遇王遊獵毒矢誤中至誠感靈天 菩薩訛也

帝傅藥德動明聖尋即復蘇　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

餘里至跋虜沙城城北有窣堵波是蘇達拏太子 唐言善牙 以父王大象施

婆羅門蒙譴被擯顧謝國人既出郭門於此告別其側伽藍五十

餘僧並小乘學也昔伊濕伐羅 唐言自在 論師於此製阿毘達磨明燈論

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大乘學也有窣堵波無

憂王所建昔蘇達拏太子擯在彈多落迦山 舊曰檀特山訛也 婆羅門乞

其男女於此鬻賣　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
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窣堵
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
木猶帶絳色巖谷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
帷並是太子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廬即古仙人之所居也
仙廬西北行百餘里越一小山至大山山南有伽藍僧徒尠少並學
大乘其側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獨角仙人所居之處仙人
為婬女誘亂退失神通婬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跋虜沙城東北
五十餘里至崇山山有青石大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聞諸土俗
曰此天像者自然有也靈異既多祈禱亦衆印度諸國求福請
願貴賤畢萃遠近咸會其有願見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
七日或有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塗灰外道式修祠祀
毗摩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迦漢荼城周二十餘里南臨
信度河居人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於此烏鐸迦漢荼

彼毘比行八千旋毘婆羅觀還是足對聲明論彼傍尼仙本生
處也蘇吉也秘文字繁廣時後劫壞世寡字雇長壽諸天降臨導
倍由是之故文稍生焉自將欲及其淨居梵王天帝作則隨時
異道諸仙各制文字人相祖述競習所傳昧者屢闕維用評見人
壽百歲之時有波傍尼仙生知博物愍時流薄俗削浮僞刪定繁
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申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哉吾當祐
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思採摭群言作為字書備有
三千頌頌三十二言矣究極今古總括文言封以進上王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
傳習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資傳授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
婆羅門碩學高才博物強識　婆羅覩邏邑中有窣堵波羅
漢化波傍尼仙後進之處如來去世垂五百年有大阿羅漢自迦
濕彌羅國遊化至此乃見梵志捶訓稚童時阿羅漢謂梵志曰何
苦此兒梵志曰令學聲明業未時進阿羅漢逌爾而笑老梵志曰
夫沙門者慈悲為情愍傷物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說阿羅漢曰

誠不容易哉悠矣汝頗嘗聞波你尼仙制聲明論垂訓
於世乎婆羅門曰此邑之子後進仰德遺像猶在阿羅漢曰今
汝此子即是彼仙猶以強識翫習世典唯談異論不究真理神
智唐捐流轉未息尚乘餘善為汝愛子然則典文辭徒疲
功績豈若如來聖教福智冥滋曩者南海之濱有一枯樹五
百蝙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
積樵蘇蘊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燃時商侶中有一賈客
夜分已後誦阿毘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為火困愛好法音蒙害
於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利智
並證聖果為世福田近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
於迦濕彌羅國作毘婆沙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蝙蝠也余雖不肖
是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飛伏懸殊仁今愛子可許出家出家功德
言不能述時阿羅漢說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婆羅門深生敬
異嘆善久之具告隣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因即迴信崇重

三寶弥人從化於今稱焉從焉鐸迎太秦城北喩山請凡行六百餘里至焉伏那國唐言吉祥青稱之荒國也舊曰焉耆或曰焉耆皆訛也正音阿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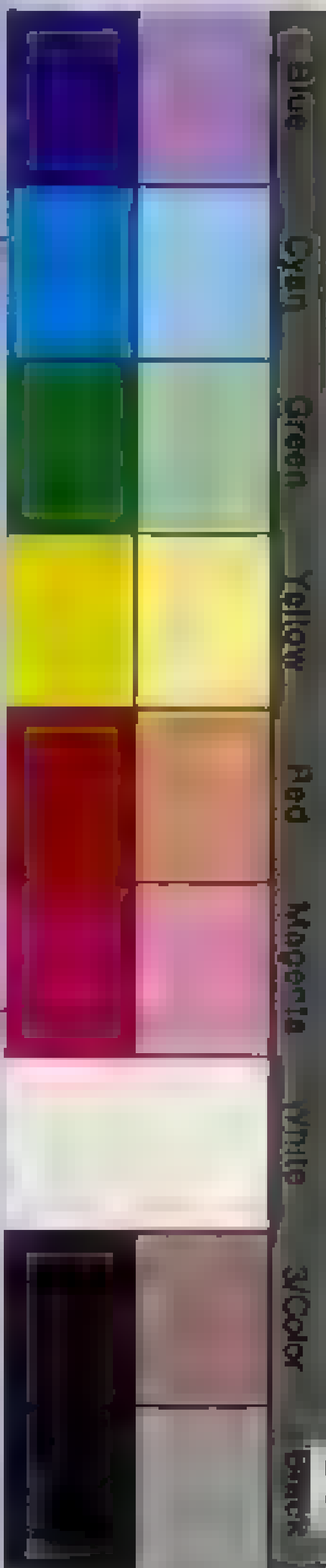
大唐西域記巻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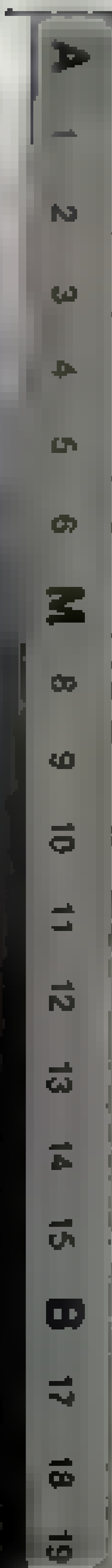
東大寺持寶院經藏之本不可他出之也



大唐西域記巻第三

持宝院長弘





大唐西域記巻第三　八國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呾叉始羅國　僧訶補羅國

烏剌尸國　迦濕彌羅國　半笯嗟國　曷邏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原邐迤川澤連延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産金鐵宜欝金香林樹蓊欝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譎

詭好學而不切禁呪爲藝業多衣白氎少有餘服語
言雖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類崇重佛法敬信
大乘夾蘇婆伐窣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
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並學大乘寂定爲業善誦其
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特閑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
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天
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王多治瞢揭釐城
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瞢揭釐城東四五里有大窣堵波極
多靈瑞是佛在昔作忍辱仙於此爲羯利王（唐言鬪諍舊云哥利訛也）
割截支體瞢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十里入大山至阿
波邏羅龍泉即蘇婆伐窣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含凍晨
夕飛雪雪霏五彩光流四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
殑祇深閑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以稽餘糧居人
衆庶感恩懷德家税斗穀以饋遺焉既積歲時或有逋課殑

祇（迦葉波佛時）含怒願為毒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為此池龍泉流白水損傷地利釋迦如来大悲御世愍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說法心浄信悟如来遂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所食賴收人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歲一收糧儲如来含覆愍而許焉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災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石上有如来足所履跡隨人福力量有短長是如来伏此龍已留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為室遐邇相趨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里至如来濯衣石袈裟之文煥焉如鏤瞢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水西流逆流東上雜花異果被澗緣崖峰巖危險谿谷盤紆或聞諠語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如榻宛若工成連延相屬接布崖谷是如来在昔為聞半頌（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陀梵音訛也今從正音宜云伽他伽他者唐言頌頌三十二言也）於此捨身命焉瞢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有摩訶伐那（唐言大林）

伽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号薩縛達多王（唐言一切施）避敵棄國潛行至此遇貧婆羅門方來乞匃既失國位無以為施遂令羈縛擒往敵王冀以賞財迴為惠施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十里至摩愉（唐言豆）伽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為諸人天說本生事其窣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聞正法於此析骨書寫經典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号尸毘迦王（唐言與 舊曰尸毘王訛也）為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鴿代鴿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闍川至薩裒殺地（唐言蛇藥）僧伽藍有窣堵波高八十餘尺是如來昔為帝釋時遭飢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道殣相屬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為大蟒身僵屍川谷空中遍告聞者感慶相率奔赴隨割隨生療飢療疾其側不遠有蘇摩大窣堵波是如來

昔爲帝釋時世疫疹諸含識自變其形爲蘇摩蛇凡有食莫不康豫瞢揭釐城北石崖邊有窣堵波病者至求多蒙除差如來在昔爲孔雀王與其群而至此地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觜啄崖涌泉流注今遂爲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趾迹瞢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窣堵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將寂滅告諸大衆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王將欲量上軍王後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衆重宣如來顧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式遵崇建窣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以大白象負舍利歸至於此地象忽蹎仆因而自斃遂變爲石即於其側起窣堵波瞢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呾迦（唐言赤）窣堵波高五十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曰慈力於此刺身血以飲五藥叉（舊曰夜叉又訛也）瞢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唐言奇特）石窣堵波

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為諸人天說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花不替。石窣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有阿縛盧枳低濕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音，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為光世音，或云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訛謬也），

（威靈潛被，神迹昭明，法俗）相趨，供養無替。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四五十

里，至藍勃盧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淥波浩汗，清流皎鏡。昔毘
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宗親擯逐，各分散。其一釋種既
出國都，跋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一鴈飛趣其前，既以馴狎，因即乘
焉。其鴈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虛遊，遠適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
龍少女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為人形，即而摩拊。
釋種驚寤，因即謝曰：羈旅羸人，何見親拊？遂款殷勤，蕩逼野合。女
曰：父母有訓，祗奉無違，雖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杳冥，爾
家安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聞聖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
勞弊。命有燕私，未聞來旨。況乎積禍，受此龍身，人畜殊途，非所聞
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敬聞命矣，唯所去就。釋種

乃指心曰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龍女舉體成人龍亦感
德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悅乃謝釋種曰我積殃運流轉
惡趣幸蒙垂顧福力所加曠劫弊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糜軀
未謝心願陪遊事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池白父母
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變我為人情存好合敢陳事
實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不遺
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種受龍王之請遂即其
居於是龍宮之中親迎備禮燕爾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覩龍
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無遠舍鄰此宅居當令據
疆土稱大號總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冀龍王
以寶函貯上妙好白㲲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㲲以獻
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可於此時害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善乎
釋種受龍指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㲲釋種執其
袂而刺之侍臣衛兵諠亂階陛釋種麾劍告曰我所杖劍神龍見授

以詠讃伏以前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道於是法醉益敬表貢
極患已而動大衆倫法駕即龍宮而報命迦龍女以還那龍女
宿業未盡餘報猶生每至誅殺首出九龍之頭畏罪莫知圖計倘
其嚴也刹那斷之龍女驚而指日斯非後刹之利那信我今有妙猶
傷而海中孫當者頭病故此國後常有斯事雖不遑餘時一爰動
精種既沒其子嗣位是為嗢咀羅犀那唐言上軍王嗣位
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算
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為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
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旦出畋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
衆尋欲發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來悲憐又親降臨
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我族也可判教而信指非親
誨以發心我其行矣還語之曰如來從此往物尸城娑羅樹間當
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為供養如來與諸大衆凌虚而去上軍王
方遊獵遠見宮中光明赫奕疑有火災罷獵而返乃見其母

復明應而開曰我者其何有斯祥感能令慧如復明如昔毋曰汝昔
後如來至此聞佛說法遂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城娑羅樹間
當取涅槃告使還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號頓躄久而醒悟命
駕馳赴雙樹間佛已涅槃時諸國王輕其邊鄙寶重舍利
不欲分與是時天人大衆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均授
瞢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緪
索或牽鐵鎖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椽杙躡蹬行千餘里至達
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多出黃金及鬱金香達麗羅川
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晃昱靈鑒潛通高百
餘尺末田底迦（舊曰末田地訛略也）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力攜引匠
人升覩史多天（舊曰兜率陀又曰兜術陀訛也）親觀妙相三返之後功乃畢焉自
有此像法流東派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梁棧
道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北印度境）鉢露羅
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

資金之利國用富饒時唯寒烈人性暴獷薄於仁義無
聞禮節形貌弊麁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
於諸國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戒行多
濫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荼城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
里西南流澄清皎鏡汨淴漂流毒龍惡獸窟穴其中
若持貴寶奇花果種及佛舍利渡者船多飄沒渡河
至呾叉始羅國（北印度境）呾叉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十餘里酋豪力競王族絕嗣往者役屬迦畢試國
近又附庸迦濕彌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菓
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伽藍雖多荒蕪已甚
僧徒寡少並學大乘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醫羅鉢呾羅
龍王池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花同榮異彩此龍
者即昔迦葉波佛時壞醫羅鉢呾羅樹苾芻也故今
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所彈指慰問隨願必果龍

池東南行二十餘里至兩山間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
四大寶藏即斯勝地當其一所聞之耆舊曰或時地震諸山皆
動周藏百步無所傾搖諸有愚夫妄加發掘地爲震動人
皆顛仆傍有伽藍圮毀已甚久絶僧侶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
波無憂王所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頗有見聞
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窣堵波責躬禮懺見
其庭宇有諸穢聚掬除灑掃塗香散花更採青蓮重布
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地也是
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戰達羅鉢剌婆 唐言月光 志求
菩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捨頭窣堵波側有僧
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部拘摩羅邏多 唐言童受 論師
於此製述諸論城外東南山之陰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是
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爲繼母所誣抉目處亦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

請多有復明此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沒繼
室嬌婬縱其惛愚私逼太子太子瀝泣引責退身謝罪繼母
見違彌增忿怒候王閑隙從容言曰夫呾叉始羅國之要領
非親子弟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物議
斯在王惑聞說雅悅奸謀即命太子而誡之曰吾承餘緒垂統
繼業唯恐失墜忝負先王呾叉始羅國之襟帶吾今命爾作鎮
彼國國事殷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基緒凡有召命驗吾
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是太子銜命來鎮雖歷歲月繼室
彌怒詐發制書紫泥封記候王眠睡竊齒為印馳使而往賜責
書輔臣跪讀相顧失圖太子問曰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
子抉去兩目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尚未可依今宜
重請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可辭乎齒印為封誠無
謬矣命旃荼羅抉去其眼眼既失明乞貸自濟流離展轉至
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苦昔為王子今作

光人願得開知重申先責於是謀討入王內廐於夜後令達
對請風長嘯悲吟于檮伎羙歔和王登高樓聞其雅唱誰甚
悲悲誰而問曰從篌美音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來此乎即
問內廐誰為歌而返將前人而來對前王見太子銜悲而曰誰
害汝身遭此禍毀壞汝眼猶不覺知乃首稱光如何得然祭
天乎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誠以不孝自責於天無
日月忽奉慈育光由致斯不敢逃責其王忘知縱害之力不執也然
所以為祭後知刑罰時善根樹仍遂有實論 合 大阿羅漢者四輩
無礙二明具足王將前子陳告其事惟願悲愍令得復明時彼
羅漢受王請已即於是日宣令國人各於後日欲聽說法各將一器
此聽法以承泣淚也於是遠近相趣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十
二因緣凡厥聞法莫不悲歎以所持器承其淚泣說法既已遂收
衆淚置之金盤而自誓曰凡吾所說諸佛至理若不真說有
紕繆斯則已矣如其不爾願以衆淚洗彼盲眼復得明明視如

普發是語訖拊淚洗眼遂復明王乃責彼輔佐詰諸僚佐
或黜或放或遷或死諸豪世祿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從此東
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僧訶補羅國北印度境 僧訶補羅
國周三千五六百里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嶺
堅峻險固農畝少功地利多獲氣序寒人性猛俗尚驍勇又
多譎詐國無君長主位役屬迦濕彌羅國城南不遠有
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莊飾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
空無僧侶城東南四五十里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高二百餘尺
池沼十數映帶左右雕石爲岸殊形異類激水清流汩淴漂注
龍魚水族窟穴潛泳四色蓮花彌漫清潭百果具繁同榮異
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伽藍久絕僧侶窣堵波側不遠
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理初說法處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
徒苦行晝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之
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謂比丘小者稱沙彌威儀律

行頗同僧法唯留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為異據斯流別稍用區分其天師像竊類如來衣服為差相好無異從此復還呾叉羅國北界渡信度河南東行二百餘里渡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飼餓烏擇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窣堵波摩訶薩埵愍餓獸無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刺以血啖之於是乎獸乃噉焉其中地土泊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捨身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刻奇製時燭神光小窣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周此塋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石窣堵波東有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花果繁茂泉池澄鏡傍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此化惡藥叉令不食肉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剌尸國舊謂烏剌國

一 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狭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長役

屬迦湿弥羅国宜稼穡少花果氣序温和微有霜雪俗無
礼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西南四五里有窣堵波
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並皆學習大
乘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湿弥羅
国舊曰罽賓訛也北印度境
迦湿弥羅国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峻雖
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隣敵無能攻伐国大都城西臨大河
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
金香火珠藥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氎土
俗輕僄人性怯懦国為龍護遂雄隣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
學多聞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有四窣堵波並
無憂王建也各有如来舎利升餘昔此国本龍池也昔如来自
烏仗那国降悪神已欲還中国乘空當此国上告阿難曰我涅
槃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當於此地安人弘揚佛法如来寂滅
之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阿羅漢者得六神通具

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
神變龍見深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
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
翻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為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
池龍王曰池地總施願恒受供末田底迦曰我今不久無餘涅槃
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
之後還取此國以為居池末田底迦從其所請時阿羅漢既得
其地運大神通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
以供僧衆末田底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鄰境諸國鄙
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唐言買得）今時泉水已多流溢摩訶陀
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信三
寶愛育四生時有五百羅漢僧五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養無
差有凡夫僧摩訶提婆（唐言大天）闊達多智幽求名實潭思作論理
違聖教凡有聞知群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因情所好黨援

所親召集佛徒赴殑伽河欲沈深流總從誅戮時諸羅漢既逼命
難咸運神通淩虛履空來至此國山棲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悔
懼躬來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為羅漢
建五百伽藍總以此國持施衆僧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以如
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
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
深疑無以去惑時脅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
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為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歎良
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聿遵前緒去聖雖遠猶為有幸敢忘庸
鄙紹隆法教隨其部執具釋三藏脅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
資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於是
四方輻湊萬里星馳英賢畢萃叡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
既欲法議恐其諠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結縛者
還如此尚衆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學人還猶復繁

多又更下令具三明備六通者住自餘各還並尚多
又更下令具有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
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苦其暑溼又欲就
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脇尊者等議曰不可
彼多外道異論糺紛酬對不暇何功作論衆會之心屬
意此國四周山固藥叉守衛土地膏腴物產豐盛
聖賢之所集往靈仙之所遊止衆議斯在僉曰允諧
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
藏欲作毗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戶外納衣諸阿羅
漢謂世友曰結使未除諍議乖謬爾宜遠迹勿居此也
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佛施化方集大義欲制正
論我雖不敏粗達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沉
研得其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以若是汝宜屏居疾
證無學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顧無學其猶

洟唾志求佛果不趣小徑擲此縷丸未墜于地若當證得
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之曰増上慢人斯之謂也
無學果者諸佛所讃宜可速證以決衆疑於是世友
即擲縷丸空中諸天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
慈氏三界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羅
漢見是事已謝咎推德請為上座凡有疑議咸取決
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論訛也）
釋素呾纜藏（舊曰修多羅藏訛也）次造十萬
頌毘奈耶毘婆沙論釋毘奈耶藏（舊曰毘那耶藏訛也）後造十萬頌阿毘
達磨毘婆沙論釋阿毘達磨藏（或曰阿毘曇藏略也）凡三十萬頌六百六十萬言
備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枝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
言再顯廣宣流布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鍱鏤寫
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
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於是功既成畢還

軍本國都出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復以此國總施衆僧迦
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逐僧徒毀壞佛法
覩貨邏國呬摩呾羅王（唐言雪宗）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涅槃後第六
百年光有疆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
法招集國中最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為商旅多齎寶貨挾
隠軍器來入此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
五百人猛烈多謀各袖利刃俱持重寶躬而奉獻時雪
山下王去其帽即其座訖利多王驚慴無措遂斬其首令群下曰
我是覩貨邏國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虐政故於今者誅其
有罪凡百衆庶非爾之辜然其國輔宰臣遷於異域既平此國
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施衆
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世積其怨嫉惡佛法歲
月既遠復自稱王故今此國不甚崇信外道天祠特留意焉
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其窣

捕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黄白、或至曆日時放光明、昔訖
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
礼聖迹、由其至誠、後聞本國平定、即事歸途、遇諸象群、橫
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昇樹以避、是時群象相趨奔赴、競
吸池水、浸漬樹根、互共排掘、樹遂顛仆、既得沙門、負載而行、至
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卧、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
沙門於是援竹傅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金函授
病象、既得已傳授沙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
由、明旦齋時、各持異果以為中饌、食已載僧出林、數百里外方
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河、濟乎流、船將覆没、
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沙門必有如来舍利、諸
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
汝、不久来取、遂不渡河、廻船而去、顧河嘆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
重往印度、学禁龍法、三歳之後、復還本國、至河之濱、方設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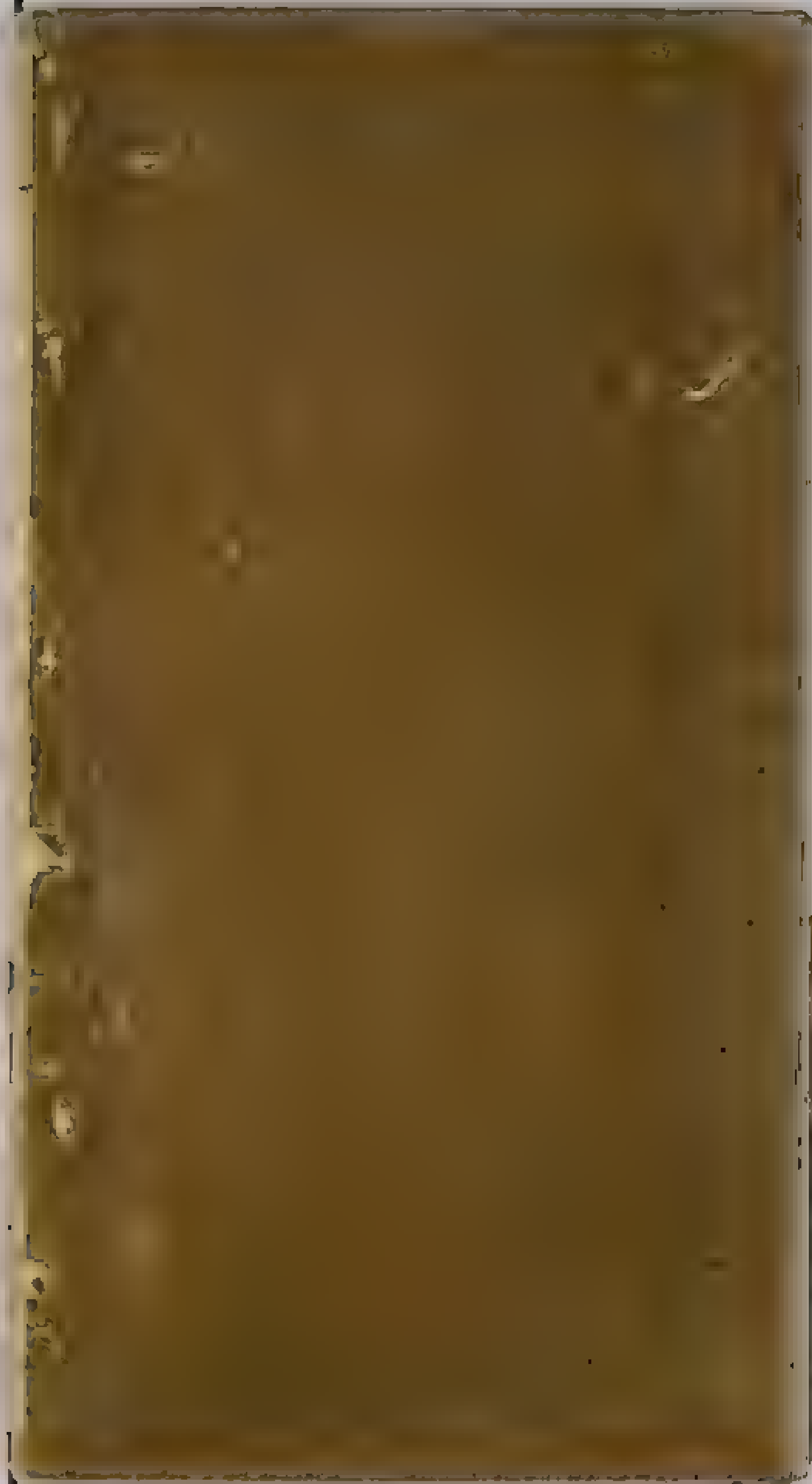
瑞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
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立像其有斷食誓
死為期願見菩薩者即從像中出妙色身小伽藍東南三十
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制宏壯蕪漫良甚今唯一隅起小重
閣僧徒三十餘人並學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陀羅（唐言眾賢）論師於
此製順正理論伽藍左右諸窣堵波大阿羅漢舍利並在野獸
山猨採花供養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石
壁橫為峰峰留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譎詭皆是羅漢沙門群從
遊戲乃指麾壽乘馬往來遺迹若斯難以詳述佛牙伽藍
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是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
作眾事分毗婆沙論小伽藍中有石窣堵波高五十餘尺是
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飲食與馬同時
人謂是日徒知飽食妄識是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
今不久當取無餘欲說自身所證妙法眾人聞之更相譏誚

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出時阿羅漢告諸人曰吾今力微說
本因緣此身之報受為牛生東印度居王所處是時此
國有一沙門遠近仰止及尋誦聖教諸經典論時王特我強為
沙門我屑佛經易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即命終乘其業經
福力所致遂得力ノ復餘廢日臣服諒衣勤苦出離不進
寧居得六神通斷三界欲然其所食餘糟尚然為自亦身
三分食一雖有此說又猶未信如來是矣食以究之身生煙
焰入寂滅餘骸隆下起窣堵波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
林伽藍布剌拏 唐言圓滿 論師於此作釋毘婆沙論城西行
百四五十里大河北接山南至大衆部伽藍僧徒百餘人
佛地羅 唐言覺取 論師於此作大衆部集真論從此西南
踰山涉險行七百餘里至半笯嗟國 北印度境 半笯嗟
國周二千餘里山川多疇壟狹隘穀稼時播花果繁茂多甘蔗無蒲萄 家植成林
菴沒羅果烏淡跋羅茂遮等果
珍其味也氣序溫暑風俗勇烈衣服所制多衣氎布

人性質直，尊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圮。無大君長，役屬
迦濕弥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伽藍北有石窣堵波，頗
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曷邏闍補羅國。（北印度境）曷
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極險固。多
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宜氣序，同半笯嗟國。風俗猛
烈，人性驍勇。國無君長，役屬迦濕弥羅國。伽藍十所，僧
徒寡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國至于此土，形貌
麁弊，情性獷暴，語言庸鄙，禮義輕薄，非印度之正境，
乃邊裔之曲俗。從此東南下山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
國。（北印度境）

西域記巻第三

東大寺持宝院経蔵之



大唐西域記巻第四



持宝院長弘



大唐西域記巻第四　十五國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闍爛達那國　屈露多國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呾羅國　秣菟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

窣祿勤那國　秣底補羅國　婆羅吸摩補羅國　瞿毗霜那國

堊醯掣呾羅國　毗羅刪拏國　劫比他國

磔迦國周万餘里東據毗播奢河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粳稻多宿麥出金銀鍮石銅鐵時候暑熱土多風飆風俗

暴惡言辭鄙褻衣服鮮白所謂憍奢耶衣朝霞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匱或施藥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元累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壞基趾尚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饒則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前有王号摩醯邏矩羅（唐言大族）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隣境諸國莫不臣伏機務餘閑欲習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僧徒莫敢應命少欲元為不求聞達博學高明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染衣已久辭論清雅言談贍敏衆共推舉而以應命王曰我敬佛法遠訪名僧衆推此隸與我談論常謂僧中賢明肩比以今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令五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斥逐元復孑遺摩揭陀國婆羅阿迭多王（唐言幼日）崇敬佛法愛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自守疆埸不恭職貢時大族王治兵將討幼日王知其聲問告諸臣曰今聞寇至不忍鬭其兵也幸諸僚庶赦而不罪

賜此軀潛行草澤言畢出宮依緣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萬
餘人棲竄海嶋大族王以兵付弟浮海往伐幼日王守其阨險輕騎
誘戰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
蒙面幼日王踞師子牀羣官周衛乃命侍臣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
欲有辭大族對曰臣主易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何用面謁再三
告示終不從命於是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生攸賴苟任豺狼
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於我罪无可赦宜從刑辟時幼日王母
博聞強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疾告幼日王曰我嘗聞大族奇姿
多智欲一見之幼日王命引大族至母宮中幼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
恥也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
對大族曰昔爲敵國之君今爲俘囚之虜隳廢王業亡滅宗祀上
愧先靈下慚黎庶誠恥面目俯仰天地不能自喪故此蒙衣王母
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
更起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

不才嗣膺王業刑政失道國祚亡滅雖在縲紲之中尚貪旦夕之
命敢承大造面謝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自愛
當終爾壽已而告幼日先典有訓宥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餘
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色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
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幼日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娉以稚女
待以殊禮總其遺兵更加衛從未出海島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
族失位藏竄山野北投迦濕彌羅國迦濕彌羅國王深加禮命愍以
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既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濕彌羅王而自尊立
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馱邏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殄滅
毀窣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
無遺噍類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
黎庶何咎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
說本生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辭於是以三億上
族臨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中族下沉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

士於是恃其已國之化自振張而稱尊未改歲尋殂落殂落之時雲
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嘆曰枉殺無辜毀滅
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
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過
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
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
至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
先賢記曰窣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行五百餘
里至那僕底國 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
穡滋茂果木稀疎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
綜真俗信兼邪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
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
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 質子所居因為國
號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

那羅闍弗呾羅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語是我先王本國也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答秣蘇伐那僧伽藍唐言闇林僧徒三百餘人學
說一切有部衆儀肅穆德行清高小乘之學特爲博究賢劫千佛皆
於此地集天人衆說深妙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
那舊曰迦旃延訛也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闇林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
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小窣堵
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並是劫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
滅差難備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舍利窣堵波數百千
所連隅接影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那國
北印度境
闍爛達那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粳稻林樹扶疏花果茂盛氣序
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饒伽藍五十
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並
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遇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

度王體其淳信五印度國三寶之事一以總監混彼此忘愛惡督察
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
聖迹之所並皆旌建或窣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内無不周遍從此東
北踰峻嶺越洞谷經危途渉險路行七百餘里至屈露多國（北印度境）
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
花果茂盛卉木滋榮既鄰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及火珠雨
石氣序逾寒霜雪微降人貌麤弊既癭且尰性剛猛尚氣勇伽藍
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異道雜居依
巖據嶺石室相距或羅漢所居或仙人所止國中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曾至此國説法度人遺蹤斯記從此北路千八
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阻
寒風飛雪至秣邏娑國（亦謂三波訶國）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
濟大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境）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
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珍服用鮮素裳衣

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
敬王城内外伽藍十所庭宇荒涼僧徒寡少城東南三四里有窣
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所復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呾羅國（中印度境）　波理夜呾
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
種六十日而收穫焉多牛羊少花果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尚
學藝信奉外道王吠奢種也性勇烈多武略伽藍八所傾毀已甚
僧徒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東行五百餘
里至秣菟羅國（中印度境）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
地膏腴稼穡是務菴沒羅果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兩種小者
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班氈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
順好修冥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
習學天祠五所異道雜居有三窣堵波並無憂王之所建也過去
四佛遺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窣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梨子又曰舍）

利弗訛略沒特伽羅子（舊曰目乾連訛也）布刺拏梅呾麗衍尼弗呾羅（唐言滿慈子舊曰彌多羅尼子訛略也）優
波釐阿難陀羅怙羅（舊曰羅睺羅又曰羅云皆訛略也）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濡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譯曰妙德訛也）
諸菩薩窣堵波每歲三長及月六齋僧徒相競率其同好齎持供
具多營奇玩隨其所宗而致像設阿毘達磨眾供養舍利子習定之
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毘奈耶眾供養優波
釐諸苾芻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怙羅其學大乘者供
養諸菩薩是也諸窣堵波競修供養珠旛布列寶蓋駢羅香煙
如雲花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為務
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疏崖為室因谷為門尊者烏波毱多（唐言近護）
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指爪窣堵波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
尺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化導夫妻俱
證羅漢果者乃下一籌異室別族雖證不記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
大涸池傍有窣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獼猴持蜜奉佛佛令
水和普遍大眾獼猴喜躍墮坑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池北不遠大

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其側有舎利子沒特伽羅子等千二百
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並建窣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此
國說法之處並有封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
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競為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
多逐利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
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為福
地聞諸耆舊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合謀決戰
爭義以定雌雄以寧氏庶黎庶怨咨莫從君命王以為衆庶者難与慮
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齎束帛召入後庭
造作法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
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山藏於某嶺於是下令營求
得書山林之下群官稱慶衆庶悅豫宣示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涯
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令離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

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延遠銘記堙滅生靈不悟遂沉苦海溺而不救
何謂歟汝諸含識臨敵無死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
扶侍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塗冥
漠是故含生各務從業於是人皆兵戰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
兩國合戰積屍如莽迄于今時遺骸遍野時既古昔人骸偉大國俗
相傳謂之福地城西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甎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升光明時照神迹多端城南行
百餘里至俱昏荼僧伽藍重閣連甍層臺間峙僧徒清肅威儀閑
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窣祿勤那國窣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
東臨殑伽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閻
牟那河荒蕪雖甚基址尚固土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濕伐羅
國人性淳質宗信外道貴藝學尚福慧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
乘少習餘部商搉微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稽疑天祠百所異
道甚多大城東南閻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

遠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窣堵波中有如來髮
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羅漢髮爪窣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所
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為諸外道所詿誤焉信受邪法捐棄正見
今有五伽藍者乃異論師與諸外道及婆羅門論議勝處曰此
遠焉閻牟那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殑伽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
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流浩汗靈怪雖多不為物害其味
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沉
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時執師子國提婆
菩薩深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愚夫來此導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
少長畢萃於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汲引俯首反激狀異
眾人有外道曰吾子何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宗在執師子
國恐苦飢渴冀斯遠濟諸外道曰吾子謬矣曾不再思妄行此事家
國綿邈山川遐阻激揚此水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聞也
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尚蒙此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難

謝愆捨邪見受正法改過自新頓奉教誨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中印度

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穀麥多花果氣序

和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術數信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戍陀羅

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

一切有部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

十餘人昔瞿拏鉢剌婆唐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

少而英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碩學多聞本習大乘未窮玄奧因

覽毘婆沙論退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綱紀成小乘執著又製

俗書數十餘部非斥先進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不決研精雖久

疑情未除時有提婆犀那唐言天軍羅漢往來覩史多天德光願見慈

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慈

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敢不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對曰尊

者此言誠為指誨然我具戒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天福樂非出家

之侶而欲作禮恐非所宜菩薩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返不得決

數更謂天軍曰敬覲禮天軍曰其我慢伐而未對德光既不遂心便起恚恨則趣山林修發通定我慢未除不時證果德光伽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是眾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毘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破毘婆沙師所執作阿毘達磨俱舍論辭義善巧理致清高眾賢循覽遂有心焉於是沈研鑽極十有二歲作俱舍雹論二萬五千頌凡八十萬言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逐斥世親挫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徒四三俊彥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問眾賢當至世親聞已即治行裝門人懷疑前進諫大師德高先哲名擅當時遠近學徒莫不推謝今聞眾賢何遽遑也有所下我曹厚顏世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中無復鑒達眾賢後進也詭辯若流我衰耄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頹其異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髦彥察乎真偽詳乎得失尋則命侶負笈遠遊眾賢論

師當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
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習覽
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力沈究彌年作為此論
扶宗學智小謀大死其將至菩薩宣暢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
存遺文斯為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辭辯者而告之曰吾誠
後學輕凌先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沒汝持是書及所製論謝彼菩薩
代我悔過授辭適畢奄尓云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致辭曰我師眾
賢已捨壽命遺言致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親菩薩
覽書閱論沈吟久之謂門人曰眾賢論師聰敏後進理雖不足辭乃有餘
我今欲破眾賢之論若指諸掌顧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辭苟緣大
義存其宿志況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為改題為順道理論門人諫曰
眾賢未沒大師遠遊既得其論又為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
親菩薩欲除眾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遠遊二力勝負智者應
知眾賢死已焚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沒羅林中起窣

堵波今猶現在　菴沒羅林側有窣堵波毘末羅蜜多羅

論師之遺身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

博綜衆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藏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

途次衆賢論師窣堵波也撫而嘆曰惟論師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

欲挫異部立本宗義也如何隆年不永我揣支撥乘末學異

時慕義曠代懷德世親雖沒宗學尚傳我盡所知當製諸論令

贍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世親名斯爲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

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涌知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

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

報皎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愼爾志無得懷疑

大地爲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爲坑同旅焚屍收骸旌建

時有羅漢見而嘆曰惜哉苦哉今此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

無間地獄　國西北境殑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周二十餘里居

人殷盛清流交帶出鍮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殑伽河有大天

祠甚多霊異其中有池編石為岸引殑伽水為浦五印度人謂之
殑伽河門生福滅罪之處常有遠方數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
諸王建立福舍備珍羞儲醫藥恵施鰥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
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境)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
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
穡時播出鍮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獷
烈邪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此國境北
大雪山中有蘇伐剌拏瞿呾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
狭即東女國也世以女為王因以女稱國夫亦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
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麦多畜羊馬氣序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吐
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從秣底補羅國東南行四百餘里
至瞿毘霜佉那國(中印度境)瞿毘霜佉那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
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花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秣底補羅國
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眾百餘人

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千餘所異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
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說諸法要
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則有如來髮爪二窣堵波各
高一丈餘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堊醯掣
呾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
序和暢風俗淳質翫道篤學多才博識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
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九所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之侶也
城外龍池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在昔為龍王七日於此
說法其側有四小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東南行
二百六七十里渡殑伽河西南至毘羅刪拏國（中印度境）毘羅刪拏國周二千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氣序土宜同堊醯掣呾羅國風俗猛暴人知
學藝崇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餘人並皆習學大
乘法教天祠五所異道雜居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窣堵波雖傾圮尚
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蘊界處經之所說

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斯在從此東南二百餘里至劫

比他國（舊曰僧迦舍國訛也 中印度境）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氣序土

宜同毗羅刪拏國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並學

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城東二十餘里

有大伽藍經製輪煥工窮剞劂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數百人

學正量部法數萬淨人宅居其側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南北列東

面下是如來自三十三天降還所也昔如來起自勝林上昇天宮居善

法堂為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下降天帝釋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

階黃金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從諸天衆履中階而下大梵

王執白拂履銀階而右侍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而左侍天衆

諸菩薩陪隨而下數百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沒已盡諸國君

王悲慨不遇疊以塼石飾以珍寶於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餘尺

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階有釋梵之像形擬始起儼若將

下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也色紺光潤質堅密理

作師子蹲踞之像周其方面隨人罪福影現柱中寶階
側不遠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窣堵波如來
在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
十步高七尺是如來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花之文基左右各有
小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釋梵窣堵波前是蓮花色苾芻尼欲先見
佛化作轉輪王處如來自天宮還贍部洲也時蘇部底（唐言善現舊曰須扶提或曰須菩提譯曰善吉皆訛）
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行嘗聞
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則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花色苾芻尼欲
初見佛化作轉輪王七寶導從四兵警衛至世尊所復苾芻尼如來告
曰汝非初見夫善現者觀諸法空是見法身聖迹垣內靈異相繼其
大窣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聖迹既有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
莫能毀從此西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國中印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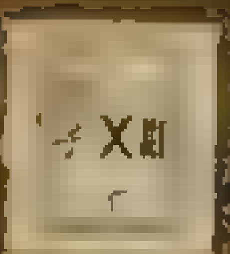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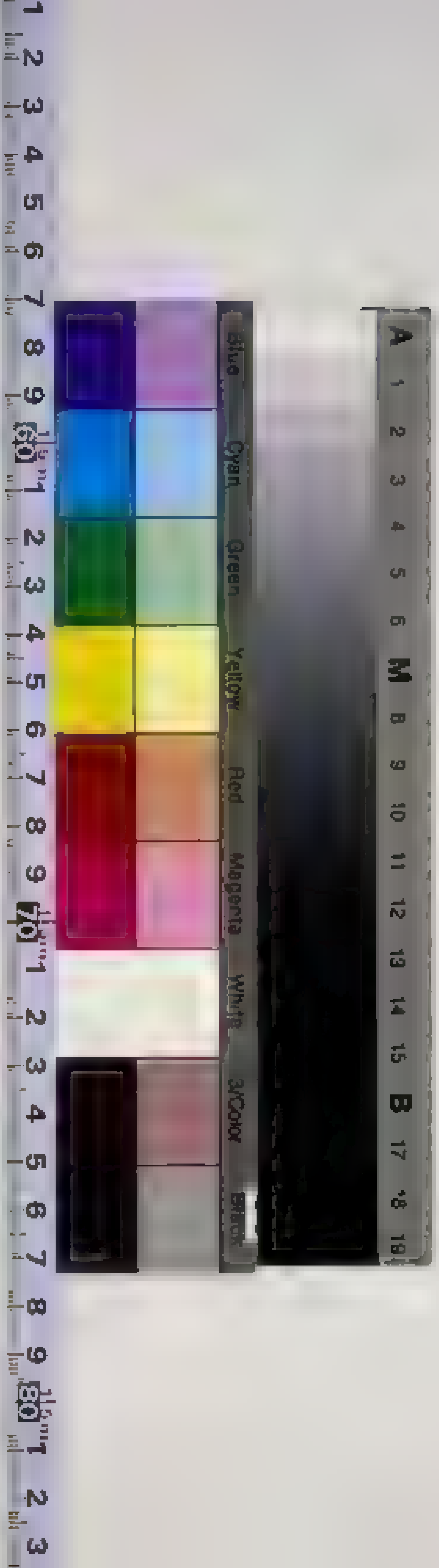
東寺持寶院經藏



大唐西域記巻第五

持寶院長弘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六國

羯若鞠闍國　阿踰陀國　阿耶穆佉國

鉢邏耶伽國　憍賞彌國　鞞索迦國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殑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臺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花果具繁稼穡時播氣序和洽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篤學遊藝談論清遠邪正二道

信者相半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号拘蘇摩補羅唐言花宮王号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懾贍部聲震隣國具足千子智勇弘毅復有百女儀貌妍雅時有仙人居殑伽河側棲神入定經數万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於仙人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多歷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人美其德号大樹仙人仙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見王諸女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詣花宮欲事禮請王聞仙至躬迎慰曰大仙棲情物外何能輕舉仙人曰我棲林藪彌積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女染愛心生自遠來請王聞其辭計無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請俟嘉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女無肯應娉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幼稚女候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万國慕化何故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仙人幸顧求婚而汝曹輩莫肯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災祥儻不遂心必起

順怒毀國滅祀辱及先王深惟此禍誠有所懼後謝曰遺此深
憂我曹罪也願以穉女得遂國祚王聞喜悅命駕送歸既至仙
廬謝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垂世間之顧敢奉稚女以侍灑掃
仙人見而不悅乃謂王曰輕吾老叟配此不妍王曰歷問諸女無肯從
命唯此幼稚願充給使仙人懷怒便惡呪曰九十九女一時腰曲形既毀弊
畢世無婚王使往驗果已背傴從是之後更名曲女城焉今王本吠奢
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唐言喜增）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羅伐
彈那（唐言光增）兄字曷邏闍伐彈那（唐言王增）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
羯羅拏蘇伐剌那（唐言金耳）國設賞迦王（唐言月）每謂臣曰鄰有賢主國之禍也
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亦荒亂時大臣婆尼（唐言辯了）職望隆
重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
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各言爾志眾咸仰德嘗無異
謀於是輔臣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光有國祚
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身讐手為國大恥下臣罪也物

議時謠允歸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讐雪國之恥光父之業功孰大焉
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古為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
兄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為宜敢忘虛薄今者殑伽河岸
有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鑒願往請辭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
菩薩感其誠心現形問曰爾何所求若此勤懇王子曰我惟積禍慈父
云亡重茲酷罰仁兄見害自顧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光父之業愚
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林中為蘭若苾芻而精
勤不懈承茲福力為此王子金耳國王既毀佛法爾紹王位宜重興
隆慈悲為志傷愍居懷不久當王五印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
冥加景福鄰無強敵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號於是受教而退即
襲王位自稱曰王子號尸羅阿迭多於是命諸臣曰兄讐未報鄰國
不賓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爾庶僚同心勠力遂總率國兵講習
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万步軍五万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
鞍人不釋甲於六年中臣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象軍六万馬

垂十有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務修節儉營福樹善忘寢
食令五印度不得噉肉若斷生命有誅無赦於殑伽河側建立數
千窣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
儲飲食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所並建伽藍五歲
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群有唯留兵器不充檀捨歲一集
諸國沙門於三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令相推論
校其優劣褒貶淑慝黜陟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淳邃推昇師子之
座王親受法戒雖清淨學無稽古但加敬禮示有尊崇律儀無紀穢
德已彰驅出國境不願聞見鄰國小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怠求善忘勞
即攜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對辭事有聞議通使往復而
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
行宮日修珍饍飯諸異學僧眾一千婆羅門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
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營福修善不倦竭日不足矣初受拘摩羅
王請自摩揭陀國往迦摩縷波國時戒日王巡方在羯朱嗢祇羅國

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於是遂與拘摩
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曰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大
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此
東北數万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
國有秦王天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
競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
海内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咸
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於茲久矣盛德之誉誠有之乎大唐國者
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号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昔未襲位
謂之秦王今已承統稱曰天子前代運終群生無主兵戈亂起殘
害生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愍威風鼓扇群凶殄滅八方靜謐
万國朝貢愛育四生敬崇三寶薄賦斂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俗無
宄風猷大化難以備舉戒日王曰盛哉彼土群生福感聖主時戒日王
將還曲女城設法會從數十万衆在殑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數万

之東居此岸分河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象
擊鼓鳴螺拊絃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殑伽河西大花林中是
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群官兵士
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
佛像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為浴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
別築行宮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沙門婆羅門至廿一日
自行宮屬伽藍夾道為閣窮諸瑩飾樂人不移雅聲遞奏王自
行宮出一金像虛中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象張以寶幰戒日王為
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
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人以乘鼓奏
音樂戒日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寶先
就寶壇香水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憍奢耶衣
數十百為供養是時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為侍衛饍食已
訖集諸異學商搉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曛暮迴駕行宮如是

日送金像道從如初至散日其大臺忽然火起伽藍門樓煙焰
方熾王曰罄捨國珍奉為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寡德無祐
有斯災異咸若此何用生為乃焚香禮請而自誓曰幸以宿善王
諸印度願我福力禳滅火災若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即奮身跳履
門閫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覩異重增祗懼已而顏色不動辭
語如故問諸王曰忽此災變焚燼成功心之所懷意將何謂諸王府
伏悲泣對曰成功勝迹冀傳來葉一旦灰燼何可為懷況諸外道快
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來所說誠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唯我
大師誨無常是然我檀捨已周心願諧遂屬斯變滅重知如來誠諦
之說斯為大善無可深悲於是從諸王東上大窣堵波登臨觀覽
方下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時王窘迫卻行進級府執此人以付群
官是時群官惶遽不知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日王殊無忿色
止令不殺王親問曰我何負汝為此暴惡對曰大王德澤無私中外荷
負然我狂愚不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惑輒為刺客首圖逆害

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心對曰大王集諸國傾府庫供養沙門鎔鑄佛
像而諸外道自遠召集不蒙省問誠懷恥乃狂愚敢行凶詐若是
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門並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
王禮重乃射火箭焚燒寶臺冀因救火衆人潰亂欲以此時殺害大
王既無緣隙遂雇此人趨隘行刺是時諸王大臣請誅外道王乃
罰其首惡餘黨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是乃還都
也城西北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
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說法窣堵波
南臨殑伽河有三伽藍同垣異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
餘戶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變夕改遠近相趨
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千衆監守者繁其諠雜權立重稅宣告遠
近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寔繁其侶金錢之稅悅以心競
每齋日出置高座數百千衆燒香散花花雖盈積牙函不沒伽藍
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甎室其中佛像衆寶莊嚴或鑄

金銀或鍮石至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藍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
石基甎室高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十餘尺鑄以鍮石飾諸妙
寶精舍四周石壁之上彫畫如來修菩薩行所經事迹備盡鐫鏤石
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祠南不遠有大自在天祠並瑩青石俱窮彫刻
規模度量同佛精舍各有千戶充其灑掃鼓樂絃歌不舍晝夜
城東南六七里殑伽河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
如來於此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淨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
遺迹之所又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人有染疾至誠旋繞必得痊愈蒙
其福利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矩羅城據殑伽河東岸
周二十餘里花林清池互相影照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殑伽河東有
一天祠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城東五里有三伽藍同垣異門僧徒
五百餘人並學小乘說一切有部伽藍前二百餘步有窣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七日說法中有舍
利時放光明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北三四

里臨殑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說法時有五百餓鬼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鬼生天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殑伽河南至阿踰陀國（印度境）

阿踰陀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稼豐盛花果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功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婆藪槃豆譯曰天親訛謬也）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乘諸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為諸國王四方俊彥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城北四五里臨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為天人眾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側窣堵波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北伽藍餘趾昔經部室利邏多（唐言勝受）論師於此製造經部毘婆沙論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阿僧伽（唐言無著）菩薩請益導凡之處無著

菩薩夜昇天宮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乘經論中邊分
別論等晝為大衆講宣妙理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歩有如來髮爪
窣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覩史多天下見無著菩薩處
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去世後一千年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
從彌沙塞部出家修學頃之迴信大乘其弟世親菩薩於説一切有
部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陀僧訶唐言師子覺者
密行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毎相謂曰凡修行業願覲慈氏若
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以知所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
不報世親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命時諸異學咸皆譏誚以為
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遂無靈鑒其後無著菩薩於初夜分方為門
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仙乘虛下降即進階庭敬
禮無著〻〻曰余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往覩史多天慈
氏内衆蓮花中生蓮花纔開慈氏讃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
旋繞纔周即來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所在曰我旋繞時見

師子覺在外衆中耽著欲樂無暇相顧詎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
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
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聽聞者忘倦受者無厭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
里至故伽藍北臨殑伽河中有甎窣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乘
心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伽
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
悟追悔甚深妙法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於舌舌為罪本今宜除
斷即執銛刀欲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真之理
諸佛所讚衆聖攸宗吾欲誨汝爾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如之諸佛
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毀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為善矣
杜口絕言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不斷舌旦詣
無著諮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盛宣行從
此東行三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 中印度境 阿耶穆佉國周二
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臨殑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陀國

人淳信貴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城東不遠臨殑伽河岸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其側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若在重閣層臺奇製郁起是昔佛陀馱娑（唐言覺使）論師於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毘婆沙論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南閻牟那河北至鉢邏耶伽國（中印度境）鉢邏耶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菓木扶疏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寔多大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昔如來於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經行遺迹髮爪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論伏外道處初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反質窮辭雅

知提婆博究玄奥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汝為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
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提婆曰汝外
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
狗外道曰狗是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
悟自時厥後深敬風猷城中有天祠瑩飾輪奐靈異多端依其典籍
此處是衆生殖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一錢功踰他所惠施千金
復能輕生祠中斷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天祠堂前有一大樹枝
葉扶疏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宅焉故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
至此祠中無不輕捨身命既怵邪説又為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
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闊達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中謂衆人曰夫
曲俗鄙志難以導誘吾方同事然後攝化既而登臨俯謂友曰吾為
死矣昔謂誑誕今驗真實天仙伎樂依空接引當從勝處捐此
鄙形寄投身自取顛墜親友諫喻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
樹下及其自投得全軀命久而醒曰唯見空中諸天召命斯乃邪

神所游非淨天樂也大城東南河夾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彌漫
自古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此周給不計號大施場今
戒日王者聿脩前緒篤述惠施五年積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聚
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衆寶莊嚴即持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
住僧次現前衆次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隱淪肥遁次鰥寡孤獨
貧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如是節級莫不周施府庫既傾服玩
都盡髻中明珠身諸瓔珞循環施與初無所悔既捨施已稱曰樂
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藏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曾未踰
旬府庫充仞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而死彼俗以為欲求生天當
於此處絶粒自沈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趨萃止七日斷
食然後絶命至於山猨野鹿群遊水濱或濯流而返或絶食而死當
戒日王之大施也有一獼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跡絶食經數日後
自餓而死故諸外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升之一手
一足執柱端蹋傍杙一手一足虛懸外申臨空不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

逮乎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冀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息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群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舊曰拘睒彌國訛也中印度境）憍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卅餘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寔多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鄔陀衍那王（唐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訛也）之所作也靈相間起神光時照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眾莫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真語其源迹即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昇天宮為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慕願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宮親觀妙相雕刻栴檀如來自天宮還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勞耶開導末世寔此為冀精舍東百餘步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如來井及浴室井猶充汲室已頹毀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趾是具史羅（舊曰瞿師羅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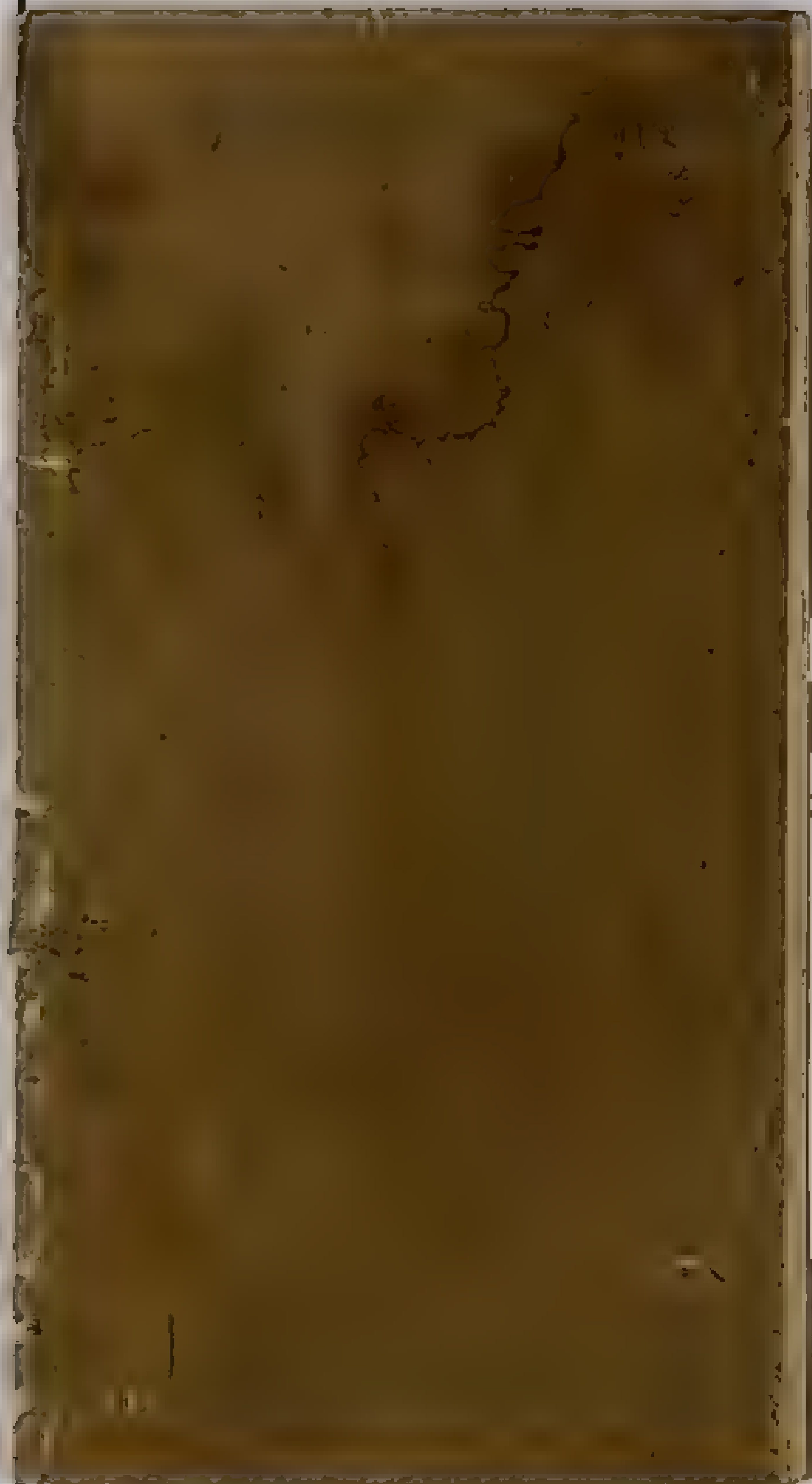
師毅說也

長者故宅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窣堵波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於此數年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甎室世親菩薩住此中作唯識論破斥小乘難諸外道伽藍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菩薩於此作顯揚聖教論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伏此毒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來經行遺迹及髮爪窣堵波病苦之徒求願多愈釋迦法盡此國最後故上自君王下及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歎而歸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唯餘基址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此國先王黨邪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々衆中召一論師聰敏高明達學微藏著作邪書千頌凡三萬二千言非

毀佛法存乎於是召集僧衆令相推論外道有勝當毀
佛法衆僧無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負集而議曰慧
日已沈法橋將毀王黨外道其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衆
咸默然無竪議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稚辯慧多聞風範弘遠
在大衆中揚言讚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
高論得勝斯靈祐也徵議墮負乃稚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
僧無咎僉曰允諧如其所願尋即應命昇於論座外道乃提頓綱
納稱揚宗義論其所執持彼異論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
得勝矣將復述耶為亂辭耶外道憮然而謂曰子無自高
也能領語盡則為勝負先述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述
其文義辭理不謬氣韻無爽於是外道聞已欲自斷舌護法曰
非謝改執是悔即為說法心信意悟王捨邪道遵崇正法護法伏
外道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基雖傾陷尚高一百餘尺是
如昔來於此處六月說法傍有經行之處及髮爪窣堵波自此北行百

七八十里至鞞索迦國(中印度境)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里穀稼殷盛花菓繁茂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不倦求福不回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甚多城南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阿羅漢於此造識身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於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說法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遞代常無增減是如來昔嘗淨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邪見人及外道衆競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影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國訛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大唐西域記巻第六

持宝院長弘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窣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頽疆埸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圮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圮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邏犀那恃多王（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訛略也）所治國都也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窣堵波

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也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波是
佛姨母鉢邏闍鉢底(唐言生主舊曰波闍波提訛也)比丘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東窣
堵波是蘇達多(唐言善施舊曰須達訛也)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鴦
窶利摩羅(唐言指鬘舊曰央掘摩羅訛也)捨邪之處鴦窶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
人也作害生靈為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為鬘將欲害母以充指數世
尊悲愍方行導化遥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
言在茲害佛殺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害彼大沙門尋
杖劒往逆世尊如來於是徐行而退凶人指鬘疾驅不逮世尊謂曰何守
鄙志捨善本激惡源時指鬘聞誨悟所行非因即歸命求入法中精勤
不怠證羅漢果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曰祇陀訛也)是給孤獨園勝軍
王大臣善施為佛建精舍昔為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
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並無憂王之所建
也室宇傾圮唯餘故基獨一甎室巋然獨存中有佛像昔者如來昇卅
三天為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

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其乏濟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徳号給孤獨焉
聞佛功徳深生尊敬願建精舎請佛降臨世尊命舎利子隨瞻揆焉
唯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戯言金遍乃賣善施
聞之心豁如也即出蔵金隨言布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
植善種即於空地建立精舎世尊即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
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地為逝多林給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来洗病比丘處昔如来之在世也有
病比丘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疎懶
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来是時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
拊摩病苦皆愈扶出戸外更易敷蓐親為盥洗改著新衣佛語苾芻當
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悦身豫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没特伽羅
子運神通力挙舎利子衣帯不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
唯舎利子不時従會佛命没特伽羅往召来命没特伽羅承命
而往舎利子方補護法衣没特伽羅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池命我召爾

舍利子曰且止須我補竟與子倶行没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逞神力
繫衣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帯置地曰若挙此帯我身當動時
没特伽羅運大神通挙帯不動地為之震曰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
利子已在會坐没特伽羅悦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
矣挙帯窣堵波側不遠有井如来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中有如来舍利經行之迹説法之處並樹旌表建窣堵波冥
祇警衛霊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敘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婬女以謗佛處如来十力無畏一切種智
人天宗敬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衆中謗辱乃
誘雇婬女詐為聽法衆所知已密而殺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
求訪於逝多園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答摩大沙門
常稱戒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既婬既殺何戒何忍諸天空中隨聲唱
曰外道凶人為此謗耳伽藍東百餘歩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
毒藥害佛生身陥入地獄處提婆達多斛飯王之子也精勤十

二年已誦持八万法藏後為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悪友共相議
曰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衆圍繞何異如来思惟是已即事破僧
舍利子沒特伽羅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説法誨諭僧復和合提婆
達多悪心不捨以悪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佛方行此謀
自遠而来至於此也地遂坼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
苾芻毀謗如来生身陷入地獄瞿伽梨坑南八百餘歩有大深坑
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来生身陷入地獄之處佛為人天説諸法
要有外道弟子遙見世尊大衆恭敬便自念曰要於今日辱喬答
摩敗其善譽當今我師獨擅芳聲乃懷繫木盂至給孤獨園於大
衆中揚聲唱曰此説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見者莫
信然貞固者知為訕謗時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為白鼠嚙斷盂系之
聲震動大衆凡諸見聞増深喜悦衆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曰是汝
兒耶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墜陷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坑洞無涯
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深坑嘗無水止伽藍東六七十歩有精

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而坐如来在昔於此與諸外道論義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覆天祠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為如来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角神力舍利子随事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窣堵波如来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毘舍佉母請受請窣堵波南是毘盧擇迦王興甲兵誅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毘盧擇迦王嗣位之後追怨前辱興甲兵動大衆部署已畢申命方行時有苾芻聞以白佛世尊於是坐枯樹下毘盧擇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禮敬退立言曰茂樹扶疏何故不坐枯株朽蘖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庇蔭何在王曰世尊為宗親耳可以迴駕於是覩聖感懷還軍返國還軍之側有窣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毘盧擇迦王誅人氣勝簡五百女充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從詈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刖其手足投諸坑穽時諸

釋女含苦歸佛世尊聖照其苦毒告命終生忉利天尚生爲諸天說

發妙法所謂羈鏁五欲流轉三途悲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天聞

佛稍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化作婆羅門

取歎大奔從人訖焉誅之來瑠璃側不遠有大洞池是毗盧釋迦王陷身

入地獄處世尊觀之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比丘今毗盧釋迦王却後七日

爲火所燒王聞佛說甚懷怕攝至第七日安樂無危王用歡慶命諸宮

女往至河側娛遊樂飲猶懼火起欲揮清流隨波從彼燒焰發起焚

舟燒王身入無間獄備受諸苦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

之迹諸聖習定之所並樹封記建窣堵波昔此國群盜五百橫行邑里

跋尾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抉去其眼棄於深林諸盜苦逼求哀稱佛

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請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

尋得復明而見世尊在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投杖而去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迦葉波佛本生

城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窣堵波中有迦葉波

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
堵國（舊曰迦毗羅衛國訛也中印度境）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
王城頹圮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甎而成基址峻固空荒
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
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千餘人習學小乘
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
王像其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耶（唐言大術）夫人寢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
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嗢呾羅
頞沙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
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八日菩薩降神東北有窣堵波阿私多仙相太子處菩薩誕
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
乃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
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敬請就寶座
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在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群從蹈舞我時問言

何悅豫之甚也曰大仙當知贍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
證三菩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耄不遭聖化城
南門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角力擲象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
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強力
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此象其誰欲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
達多發憤引象批其顙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無能轉移人衆填塞
難陀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象曰提婆達多即曳之僻路太子至又
問曰誰為不善害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塞門難陀引之開徑太子乃
舉象高擲越度城塹其象墮地為大深坑土俗相傳為象墮坑也其側精
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陀羅并有羅怙
羅像宮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城東南隅有精舍中作太
子乘白馬凌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人沙
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覩相增懷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僕迴駕城南
行五十餘里至故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

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
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
憂王建焉　迦羅迦村馱佛城東行三十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
人壽四万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
度父之處次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
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也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
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
光迴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
釋種誅死處也毘盧擇迦王既克諸釋虜其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万人並
從殺戮積屍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骸瘞葬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
四釋種拒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女重
禮娉焉勝軍王立為正后其產子男是為毘盧擇迦王毘盧擇迦欲就舅氏請
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憩駕諸釋聞之逐而罵曰卑賤婢
子敢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毘盧擇迦嗣位之後追復先辱便興甲

兵至此乇策又種四人所耕畎畝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為承
輪王之祚膺為法王之宗敢行暴虐安忍殺害汚辱宗門絶親遠放
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為烏仗那國王一為梵衍那國王一為呬摩呾羅國王一
為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絶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
無憂王建也釋迦如来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為說法處淨飯王知如来
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来曰昔期成佛
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来降趾使至佛所具宣王意如来告曰却後七日當
還本生使臣還以白王淨飯王乃告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花香與諸羣
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来與大衆俱八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釋與
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唯佛在衆如月映星
威神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虚空至本生國王與從臣禮敬已畢俱共
還國止尼拘律僧伽藍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来於大樹下東面
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是如来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人釋種
東門内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於此習諸伎藝門外有自在天祠

祠中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在襁褓中所入天祠也淨飯王自臘伐尼園迎
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祐必効宜將太子
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城
南門外路左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人角技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
里有小窣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人引強校能弦矢既分穿
鼓過表至地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夫有疾病飲沐多愈
遠方之人持泥以歸隨其所苦漬以塗額靈神冥衛多蒙痊愈箭泉
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花彌漫其北
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花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
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
東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
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大蓮花
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浴太子窣堵波東有二清泉
傍建二窣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

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浴洗其南窣堵波是
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窣堵波是
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大天王以金色氎衣捧菩薩置金机
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慶諸天尚喜況世人乎四天王捧太子
窣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霹靂其
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號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
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虛今變為水其流尚膩從此東行
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藍摩國空荒歲久疆埸無紀城
邑丘墟居人稀曠故城東南有塼窣堵波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
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神光時燭
窣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右旋宛轉繞窣堵波野象群
行採花以散冥力警察初無間替昔無憂王之分建窣堵波也七國所
建咸已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功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
叩象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臨我宅王曰爾家安在為近

遠至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兼大王欲建勝福敢来請謁王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龍進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往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懼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然者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其疇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窣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鮮矣清肅皎然而以沙彌總任衆務遠方僧至禮遇彌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窣堵波見諸群象相趨往来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花共為供養時衆見已悲嘆感懷有一苾芻便捨具戒願留供養與衆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淹行業無紀此窣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群象踐灑遺身此地甫與同群得畢餘齡誠為幸矣衆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既離群重申誠願歡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葺茅為宇引流成池採掇時花灑掃瑩域歷歲涉時心事無怠隣國諸王聞而雅尚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自尒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彌總知僧事沙彌伽

過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纓絡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既允宿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鎖最後離脫之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寶還白父王今茲遠遁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絕諸有漏闡鐸迦舊曰車匿訛也曰豈有何心空駕而還太子善言慰喻感悟而還迴駕窣堵波東有贍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尚在其傍復有小窣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太子既斷髮易裳雖去纓絡尚有天衣曰斯服太侈如何改易時淨居天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凌虛而去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剃髮處太子從闡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宮以為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銛刀徐步而至太子謂曰能剃髮乎幸為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為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

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太子剃髮窣堵波東南曠野
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
舍利已分諸婆羅門無所得獲於涅疊般那（唐言焚燒舊云闍維訛也）地收余灰炭
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養自茲已降奇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
灰炭窣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故伽藍左右
數百窣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
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兕野象群盜獵師伺求行旅為害不絕出此
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頹毀邑里蕭條故城
磚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城內東北隅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
准陀（舊曰純陀訛也）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
清美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訛也典言謂之尸賴拏伐底河譯曰有金河）
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槲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
來寂滅之所也其大磚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窣堵
波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

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後半十
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五日也説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剌底迦月後半八
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
云千三百餘年或云四百餘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
精舍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群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
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巣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飆逆時有一雉有懐傷
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虚勞羽翮大火
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説者爲誰曰我天帝釋耳雉
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咎
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
林火滅煙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雉救火側不遠有窣
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鹿救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焚中野
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厄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沈溺喪棄身命
其鹿惻隱身據橫流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兎後至忍疲苦而

酒之前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窣堵波此西不遠有

窣堵波是蘇跋陀羅（唐言善賢舊曰須跋陀羅訛也）入寂滅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

百二十耆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閒問阿難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

疑滯願欲請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聞佛世難遇正法難聞

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衆自稱為師各有

異法垂訓導俗喬答摩（舊曰瞿曇訛略也）能盡知耶佛言吾悉深究乃為演說

善賢聞已淨信解悟求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耶外道異

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辭語誠實則

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

濟無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說在人行耳於是善賢

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

久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即於衆中入火界定

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為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即昔後救

兔是也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剛躃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

見佛已畢入寂滅於雙樹間北首而臥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
佛滅度悲慟嗚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歸依無覆護毒箭深入
愁火轉熾捨金剛杵悶絶躃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相謂曰生死
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為燈炬金剛躃地側有窣堵波是如
來寂滅已七日供養之處如來之將寂滅也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
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衆生福盡世間無依如來右脇
臥師子床告諸大衆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離諸變易當
棄懈怠早求解脫諸比丘等歔欷悲慟時阿泥樓陀告諸
比丘止止勿悲諸天譏怪時末羅衆供養已訖欲舉金棺詣涅疊般
那阿泥樓陀告言且止諸天欲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天妙花遊
虛空讚歎如來功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傍有窣堵波是摩訶摩耶
夫人哭佛之處如來寂滅棺斂已畢時阿泥樓陀上昇天宮告摩耶夫人
曰大聖法王今已寂滅摩耶聞已悲哽悶絶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
僧伽胝鉢及錫杖拊之號慟絶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

物究元有如來聞方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從棺照慈迎來下
降諸行法令頗勿謗悲阿難衛哀而請佛曰後世問我時何以對佛
已涅槃慈母摩耶自天宮降至雙樹間如來爲諸不孝衆生從金棺
起合掌說法城北跋河三百餘歩有卒堵波是如來焚身之處
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寂滅人天悲感
七寶爲棺千氈纏身設香花建幡蓋末羅之衆擧輿發引前
後導從度泥連河盛滿香油積多香木縱火以焚二氈不燒極襯
身最裏外爲諸衆生分散舍利唯有故衣儼然並指焚身側有窣
波如來爲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焚不燃
衆咸驚駭阿泥律陀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自
山林來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得見不阿難曰千氈纏絡
重棺周斂香木已積即當焚燒是時佛於棺內爲出雙足之輪相之
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人天悲慟衆淚迸染
斯異色迦葉波作禮旋繞興讚香木自然火燃盛故如來寂滅

三從棺出初出臂問阿難説路次起坐為母説法後見雙足示大迦
葉波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
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疊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四兵至遣直性
婆羅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
力士曰如來降尊即斯下土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如來舍利
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辭以求既不相允重謂
之曰禮請不從威兵非遠直性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
福善彌歷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陵非所宜也今舍利在此當均
八分各得供養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即時均量欲作八分帝釋
謂諸王曰天當有分勿持力競阿那婆荅多龍王文隣龍王醫那
鉢呾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我曹若以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
羅門曰勿諠諍也宜共分之即作三分一諸天一龍衆一留人間
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
餘里至大邑聚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乎不雜學究五明敬

宗三寶於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饌或有衆僧
往來路次者慇懃請留盡心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
毀壞佛法衆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經行之次見
一沙門厖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逢問所從至請入僧坊
備諸供養旦以淳乳煮粥進焉沙門受已纔一嚌齒便即置鉢沈
吟長息婆羅門侍食跪而問曰大德惠利隨緣幸見臨顧爲夕不安
邪爲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言且置食
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路婆羅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
曰吾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備聞今當略說吾向所嘆
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
竹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淳
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減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
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不聞佛子羅怙羅者我身是也爲護正
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

灑掃像設肅然其敬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痆斯國舊曰波羅奈國訛也中印度境

西域記卷第六

一三

南都東大寺持宝院經蔵之架